

东周列国志

第二函
十二册

東周列國志卷之十五

白下蔡 昇元放甫評點

第六十八回

賀虜祁師曠新新聲

散家財陳氏買齊國

飲食者人之所資以生身體者天之所賦而成楚王偶好細腰
遂有減食易形希圖進幸以至餓死而不悔者豈不哀哉聖人
云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然則爲民上者可不慎哉

申無宇前收子圖僭分之旌旗今又執其閭人于王宮之內風
力甚勁所行合理所以言語條暢雖粗惡如楚靈亦不能折之
可見做事之人只要脚跟立定何慮他人之桀驚哉

大屈弓若果是重寶楚靈豈肯贈人今既贈之魯侯殆亦尋常

貴物耳既已賄之而又悔之復設計以取之此市井牙儈之黠
智耳既此一端外薄鄙小具見豈是伯主身分伯者雖是尙力
又事至其舉動必須仍假仁義以爲名若畧去仁義尙尙詐力
亦不足爲伯矣奈何竟以土木相誇乎楚靈之築章華其想已
是奇特却偏又有一晉平效尤天下自不少豐慶一輩人其自
矜蟬翼敗帚爲神經寶錄無怪也

聲音之道可以通達天地感格神人固也然師曠若不曾習何
自而能之若既習之矣則其習之時豈得獨無感召乃至晉
平欲聽便有許多怪異耶此等語多出傳會不足信也

子產之賢不在博物洽聞而在能之晉平之病由于心僻師曠
之賢不在審聲辨音而在能知頑石之言由于民怨何也其所
識者大也然惟能知心僻民怨之由則其博物洽聞審聲辨音

斯更爲不可及耳

賑貸貧困加惠公族極是盛德之事然以大量出而以小量入則市恩買國之意顯然矣雖其志在移齊而貧民却深受其福所謂以惡心而行善事者也故得以遷姜祚若使齊景當日能從晏子之言省刑薄斂以恤其民國人寧遂全歸于陳氏哉有國家者無使他人以財市恩則庶幾矣

話說靈王有一僻性偏好細腰

腰細者身必瘦或羨外觀而實事無取然則楚靈始不能于實事者

笑一不問男女凡腰圍粗大者一見便如眼中之釘

吾欲以楊太真之米知其作

何發你也一笑既成章華之宮選美人腰細者居之以此又名曰細腰宮

亦惡俗之甚宮人求媚于王減食忍餓以求細腰甚有餓死而不悔者國

人化之皆以腰粗爲醜不敢飽食

想見其時米糧必賤

雖百官入朝皆用軟帶

緊束其腰以免王之憎惡靈王戀細腰之宮日夕酣飲其中管絃之

聲晝夜不絕一日登臺作樂正在歡飲之際忽聞臺下誼闢之聲須

臾潘子臣擁一位官員至前靈王視之乃莘邑申無字申丹之子也靈王

驚問其故潘子臣奏曰無字不緣王命闖入王宮擅執守卒無禮之

甚責在于臣故拘使來見惟我王詳奪靈王問申無字曰汝所執何

人申無字對曰臣之闖人也托使守闈乃踰牆盜臣酒器事覺逃竄

訪之歲餘不得今竄入王宮謬充守卒臣是以執之當問此案賊情高日會申無字否

今日來緝曾靈王曰既爲寡人守宮可以赦之申無字對曰天有十

日自甲至癸人有十等自王以下公卿大夫士卓與僚僕臺給臺下遞相

臣服以上制下以下事上上下下相維國以不亂說得妙甚若我不能制人則王亦不能制

我臣有闖人而臣不能行其法使借王宮以自庇苟得所庇盜賊公

行又誰禁之臣寧死不敢奉命靈王曰卿言是也遂命以闖人罪無

字免其擅執之罪還該問他個窩留盜賊的罪無字謝恩而出過數

曰大夫遣啟彊邀請

魯昭公

名稠襄公之子

王

靈王大喜啟彊奏言

侯

初不肯行臣以**魯**先公成公與先大夫嬰齊盟蜀之好再三敘述魯

以攻伐之事方始懼束之如何啟彊曰自面長身鬚垂尺餘威儀甚

可觀也靈王乃而裝**魯**侯習於禮儀願我王留心勿貽**魯**笑靈王問

曰**魯**侯貌密傳一令選精國中長驅長鬣**麟**出色大漢十人偉其衣

冠

禮儀亦不在面貌觀此等零動純是鄙淺

使習禮

三日命爲擯相然後接見**魯**侯**魯**侯

乍見錯愕不已遂同遊章華之宮**魯**侯見土木壯麗誇獎之聲不絕

靈王曰上國亦有此宮室之美乎**魯**侯鞠躬對曰敝邑編小安敢望

上國萬分之一靈王面有驕色遂陟章華之臺乍見臺高有詩爲証

高臺半出雲

望望高不極

草木無參差

山河同一色

臺勢高峻逶迤盤數層而上每層俱有明廊曲檻預選**國**中美童年

二十以內者裝束鮮麗畧如嬪人未知會預備草紙數千百塊否手捧雕盤玉罍唱

那歌勸酒金石絲竹紛然響和既升絕頂樂聲嘹亮俱在天際觥籌

交錯粉香相逐飄飄乎如入神仙洞府迷魂奪魄不自知其在大開

矣大醉而別靈王贈魯侯以大屈之弓醉中詩物大要謹言大屈者弓名乃

庫所藏之寶弓也次日靈王心中不捨此弓有追悔之意與蒞啟疆

言之啟疆曰臣能使魯侯以弓還歸于魯好佞小人安知信義啟疆乃造公館

見魯侯佯為不知問曰寡君昨晏好之際以何物遺魯君出弓示

之啟疆見弓即再拜稱賀魯侯曰一弓何足為賀啟疆曰此弓名聞

天下魯晉與越三國皆遣人相求寡君嫌有厚薄未敢輕許今特傳

之子君彼三國者將望魯而求之魯其倚禦三鄰慎守此寶敢不賀

乎明是更說原魯侯感然曰寡人不知弓之為寶若此何敢登受乃

遣使還弓于魯明是更說原魯侯遂辭歸伍舉聞之嘆曰魯王其不終乎以落成

召諸侯諸侯無有至者僅一國侯辱臨而一弓之不忍甘于失信夫

不能舍己必將取人取人必多怨亡無日矣此人大有才識此周景可憫所輔非人

王十年事也却說平公聞以章華之宮號召諸侯乃謂諸大夫

曰蠻夷之國猶能以宮室之美誇示諸侯豈國反不如耶正是

不如大夫羊舌肸進口伯者之服諸侯聞以德不聞以宮室章華之

象器失德也君奈何效之不可無平公不聽乃于曲沃汾水之傍起

造宮室畧仿章華之制廣大不及而精美過之這方綠玉柏圭名曰虜音邢

之宮亦遣使布告諸侯將翁有詩嘆云

章華築怨萬氏愁
不道虜邢復效尤

堪笑伯君無遠計
却將土木召諸侯

列國聞落成之命莫不竊笑其爲者然雖如此却不敢不遣使來賀

惟靈簡公因前赴靈靈王之會未曾朝靈靈公元新嗣位未見

惟靈簡公因前赴靈靈王之會未曾朝靈靈公元新嗣位未見

侯所以二國之君親自至晉二國中又是晉君先到單表靈公行

至濮水之上天晚宿于驛舍夜半不能成寢耳中如聞鼓琴之聲乃

披衣起坐倚枕而聽之其音甚微而冷泠可辨從來樂工所未奏真

新聲也試問左右皆曰弗聞

何以左右偏不聞奇事

靈公素好音樂有大師名

涓善製新聲能爲四時之曲靈公愛之出入必使相從乃使左右召

師涓師涓至曲猶未終靈公曰子試聽之其狀頗似鬼神師涓靜聽

良久聲止師涓曰臣能誦其畧矣更須一宿臣能寫之

借或第二日不出來即御

何靈公乃復留一宿夜半其聲復發師涓援琴而習之盡得其妙既

至朝賀禮畢平公設宴于虎祁之臺酒酣平公曰素聞有師涓

者善爲新聲今借來否靈公延對曰見在臺下平公曰試爲寡人召

之靈公召師涓登臺平公亦召師曠相會

太師曠日亦用相

扶至二人於階

下叩首參謁平公賜師曠坐卽命師涓坐于曠之傍平公問曰師涓

近日有何新聲師涓奏曰途中適有所聞願得琴而鼓之平公命左右設几取古桐之琴置於師涓之前涓先將七弦調和然後拂指而彈纔奏數聲平公稱善曲未及半師曠遽以手按琴曰且止此亡國之音不可奏也

此人却可以厭倒諸侯

平公曰何以見之師曠奏曰

國未時樂

師名延者與紂爲靡靡之樂紂聽之而忘倦卽此聲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抱琴東走自投於濮水之中有好音者過此其聲輒自水中而出涓之途中所聞其必在濮水之上矣

靈公暗暗驚異平公又問

曰此前代之樂奏之何傷師曠曰紂因淫樂以亡其國此不祥之音

故不可奏

雖是論音理自正當

平公曰寡人所好者新聲也涓其爲寡人終之

師涓重整莖聲備寫抑揚之態如新如泣平公大悅問曠曰奏此曲

名爲何調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平公曰清商固最悲乎

音而取悲味覺無味

師曠曰清商雖悲不如清徵平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

古之聽清徵者有德義之君也今君德薄不當聽此曲耳平公曰寡人酷嗜新聲子其無辭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一羣

自南方來漸集于宮門之棟數之得八隻再奏之其鶴飛鳴序立于

臺之階下左右各八三奏之鶴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聲達

霄漢這鶴也是些妖怪平公鼓掌大悅滿座生歡臺上臺下觀者莫不踴躍

稱奇平公命取白王卮滿斟醇釀親賜師曠曠接而飲之平公嘆曰

音至清徵無以加矣師曠曰更不如清角平公大驚曰更有加于清

徵者乎何不并使寡人聽之師曠曰清角更不比清徵臣不敢奏也

昔者黃帝合鬼神于泰山駕象車而御蛟龍畢方神並轄蚩尤居前

風伯清塵雨師灑道虎狼前驅鬼神後隨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台

鬼神加此說來黃帝竟是一個笑作為清角自後君德日薄不足以服

鬼神神人隔絕若奏此聲鬼神畢集有禍無福平公曰寡人老矣誠

一聽清角雖死不恨師曠回辭平公起立迫之再三師曠不得已復

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雲從西方而起再奏之狂風驟發裂簾幙摧

沮豆屋瓦亂飛柳柱俱拔頃之疾雷一聲大雨如注臺下水深數尺

聽琴客味臺中無不沾濕從者驚散平公恐懼與靈公伏于廊室之

內要聽清角嚇得他好良久風息雨止從者漸集扶攜兩君下臺而去是夜平

公受驚遂得心悸之病夢中見一物色黃大如車輪蹣跚而至逕入

寢門察之其狀如鼈前二足後一足所至水湧只怕也是彈琴惹來的平公大

叫一聲曰怪事忽然驚醒怔忡不止及旦百官至寢門問安平公以

夢中所見告之羣臣皆莫能解須臾驛使報君為朝賀已到館驛

平公遣羊舌肸往勞羊舌肸喜曰君夢可明矣眾問其故羊舌肸曰

吾聞公孫大夫子產僑字博學多聞伯相禮必用此人吾當問之

多聞也是個惹事的把字肸至館驛致禮兼道君之意病中不能相見時靈

夢問也是個惹事的把字

公亦以同時受驚有微恙告歸簡公亦遂辭歸獨留公孫僑候疾

羊舌肸問曰寡君夢見有物如鼈黃身三足入于寢門此何崇也君子

正不妨于不知不知而能問此其所以為君子也公孫僑曰以僑所聞鼈三足者其名曰能

奴來昔禹父曰鯀治水無功舜攝堯政乃殛鯀于東海之羽山截去

一足其神化為黃能入于羽淵禹卽帝位郊祀其神三代以來祀典

不缺今國室將衰政在盟主宜佐天子以祀百神君或者未知祀乎

羊舌肸以其言告于平公平公命大夫韓起祀鯀如郊禮平公病稍

定嘆曰子產真博物君子也以國所貢方鼎賜之公孫僑將歸

私謂羊舌肸曰君不恤民隱而效國人之侈心已僻矣疾更作將不

可為吾所對乃權詞以寬其意也可見鯀化黃能其言亦非確據其時有人早起過

魏榆晉地地方聞山下有若數人和聚之聲議論晉事近前視之惟頑

石十餘塊並無一人既行過聲復如前急回顧之聲自石出怪事其

人大驚述于土人土人曰吾等聞石言數日矣以其事怪未敢言也

此語傳聞于絳州平公召師曠問曰石何以能言曠對曰石不能言

乃鬼神憑之耳說的是明夫鬼神以民爲依怨氣聚於民則鬼神不

安凡有鬼神皆此類矣鬼神不安則妖興今君崇飾宮室以竭民之財力石言

其在是乎平公嘿然師曠退謂羊舌肸曰神怒民怨君不久矣侈心

之興實起于也雖也君之禍可計日而俟也月餘平公病復作竟成

不起自築虓祁宮至薨日不及三年又皆在病困之中枉害百姓不

得安享豈不可笑多少朱門空鎖宅主人判老未曾歸晉平固爲勝之史臣有詩云

崇臺廣廈奏新聲

竭盡民脂怨黷盈

物怪神妖催命去

虓祁空自費經營

平公薨後羣臣奉世子夷嗣位是爲昭公此是後語再說也大夫高

彊自其父蠱逐高止譖殺閻丘嬰舉朝皆爲不平可見高彊之禍由父之貽及彊

嗣爲大夫年少嗜酒樂施亦嗜酒相得甚歡與陳無宇鮑國踪跡少

疎四族遂分爲二黨樂高二人每聚飲醉後輒言陳鮑兩家長短後

說人長短最陳鮑聞之漸生疑忌忽一日高彊因醉中鞭朴小豎樂

施復助之小豎懷恨乃乘夜奔告陳無宇言高樂欲聚家眾來襲陳

鮑二家期在明日矣復奔告鮑國鮑國信之忙令小豎往約陳無宇

共攻樂高無宇授甲于家眾卽時登車欲詣鮑國之家途中遇見高

彊亦乘車而來彊已半醉在車中與無宇拱手問率甲何往無宇謾

應曰往討一叛奴耳亦問子良高彊何往彊對曰吾欲飲于樂氏也

旣別無宇令輿人速馬須臾遂及鮑門只見車徒濟濟弋甲森森鮑

國亦貫甲持弓方欲升車矣二人合做一處商量無宇述子良之言

將飲于樂氏未知的否可使人探之鮑國遣使往樂氏覘視回報樂

高二位大夫皆解衣冠蹲踞而暮飲鮑國曰小豎之語妄矣無宇曰

豎言雖不實然于良于途中見我率甲問我何往我謾應以將討叛

奴今無所致討彼心必疑倘先謀逐我悔無及矣不如乘其飲酒不

做準備先往襲之全係一日之私非係公義可樂鮑國曰善兩家甲士同時起行無

宇當先鮑國押後殺向藥家將前後府門團團圍住藥施方持巨觥

欲吸聞陳鮑二家兵到不覺觥墜于地高彊雖醉尙有三分主意謂

藥施曰亟聚家徒授甲入朝奉主公以伐陳鮑無不克矣主意也藥還不錯

施乃悉聚家眾高彊當先藥施在後從後門突出殺開一條血路進

奔公宮陳無宇鮑國恐其挾齊侯爲重緊緊追來高氏族人聞變亦

聚眾來救景公在宮中間四族率甲相攻正不知事從何起急命關

者緊閉虎門寢門畫虎故名虎門以宮甲守之使內侍召晏嬰入宮藥施高彊

攻虎門不能入何不將來意說明屯于門之右陳鮑之甲屯于門之

左兩下相持須臾晏嬰端冕委弁駕車而至四家皆使人招之嬰皆

東周列國志卷之十五

不顧謂使者曰嬰惟君命是從不敢自私闇者啟門晏嬰入見景公
曰四族相攻兵及寢門何以待之晏嬰奏曰欒高怙累世之寵專行
不忌已非一日高止之逐閭丘之死國人胥怨今又伐寢門罪誠不
宥但陳鮑不候君命擅興兵甲亦不爲無罪也已以弄是一篇愛書惟君裁之

景公曰欒高之罪重于陳鮑宜去之誰堪使者晏嬰對曰大夫王黑
可使也景公傳命使王黑以公徒助陳鮑攻欒高欒高兵敗退於大
衢國人惡欒高者皆攘臂助戰高疆酒猶未醒不能力戰欒施先奔

東門高疆從之王黑同陳鮑追及又戰于東門欒高之眾漸漸奔散
乃奪門而出遂奔魯國陳鮑逐兩家妻子而分其家財晏嬰謂陳無

宇曰子擅命以逐世臣又專其利人將議子何不以所分得者悉歸
諸公子無所利人必以讓德稱子所得多矣此段便以晏嬰亦復堂于陳氏無宇曰

多謝指教無宇敢不從命於是將所分食邑及家財盡登簿籍獻于

景公景公大悅景公之母夫人曰孟姬無宇又私有所獻孟姬言于

景公曰陳無宇誅翦強家以振公室利歸于公其讓德不可沒也何

不以高唐之邑賜之有錢十萬可以通神信非虛語景公從其言陳氏始富陳無宇

有心要做好人言羣公子向被高蠱所逐實出無辜宜召而復之景

公以為然無宇以公命召子由于商子周等几幄幕器用及從六之

衣履皆自出家財私下完備遣人分頭往迎諸公子得歸故國已自

歡喜及見器物畢具知是陳無宇所賜感激無已無宇又大施恩惠

于公室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悉以私祿分給之又訪求國中之貧

苦孤寡者私與之粟凡有借貸以大量出以小量入貧不能償者即

焚其券國中無不誦陳氏之德願為効死而無地也史臣論陳氏厚

施于民乃異日移國之漸亦繇君不施德故臣下得借私恩小惠以

結百姓之心耳此論最為得當有詩云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五 九

威福君權敢上侵

輒將私惠結民心

請看陳氏移齊計

只為當時感德深

景公用晏嬰為相國嬰見民心悉歸陳氏私與景公言之勸景公寬

刑薄斂賦發補助施澤于民果能如此以挽留人心景公不能從便

是天意亦欲以嫡代姜矣話分兩頭再說靈王成章華之宮諸侯落成者甚少

聞晉築虎祁宮諸侯皆賀大有不平之意召伍舉商議欲興師以侵

中原伍舉曰王以德義召諸侯而諸侯不至是其罪也以土木召諸

侯而責其不至何以服人議論頗正必欲用兵以威中華必擇有罪者征

之方為有名靈王曰今之有罪者何國伍舉奏曰靈世子般弑其君

父於今九年矣王初合諸侯蔡君來會是以隱忍不誅然弑逆之賊

雖子孫猶當伏法况其身乎蔡近于楚若討蔡而兼其地則義利兩

得矣既隱惡丁先已定其位矣乃代說猶未了近臣報陳國有計音

到言陳侯溺已薨公子留嗣位伍舉曰陳世子偃師名在諸侯之策
古者立世子必報于同盟今立公子留置偃師于何地以臣度之陳國必有變矣
畢竟國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楚靈王挾詐滅陳蔡
晏平仲巧辨服荆蠻

討人之罪以爲義也因而遂滅人國則不義之甚矣以此圖伯
其誰與之况招過同罪過已被殺乃因賁諛而遂赦子招并討
罪之名亦虛矣至用誘以殺蔡般尤爲不得其正又并殺無罪
之子有以祀淫神報虐無道之甚矣焉得晉爲盟主此時兵力
未虧楚人無道已極而晉竟不能出師相抗可恥甚矣韓起叔
向諸賢固在何以不振若此乎豈諸賢但能文事而未嫻于武

備耶

積德累仁王業所由興招攜懷遠王業所由成楚人世行無道
至熊虔親行篡弑恣行暴虐并無忠德以及人恃其兵力之強
遂思代周而王此何異病中之譖夢中之噬乎至于圖伯雖由
兵力亦必依附王道之名其異于圖王者只在真假處分別耳
熊虔以討罪爲名乃挾詐而滅陳蔡已無圖伯之甚至鄰國朝
聘國之大典既知晏嬰爲鄰國賢人便當厚其禮數慎其威儀
以生其敬畏而招徠之乃計不及此反戲侮之卒至報怨貽羞
楚廷諸臣并無一人諫勸而阻之者楚之爲楚亦可知矣齊桓

晉文若在豈必至于乾谿而後不競哉

皇頡之事伯州犁獻媚而熊虔卽位之後旋卽殺之穿封戍爭
奪于先持戈逐之于後而竟獲封邑可見窮達有命不在獻媚

之王所謂君子落得爲君子小人各自做小人也

楚國諸人以口舌難晏嬰即使果能屈之亦何益于國家之事
况其說愈出愈下適足以取辱乎然晏子臨機應變對答如流
不亢不卑寔有過人之才未可以口舌之故而忽之也

話說陳哀公名溺其元妃鄭姬生子偃師已立爲世子矣次妃生公

子留三妃生公子勝次妃善媚得寵既生留哀公極其寵愛但以偃

師已立廢之無名乃以其弟司徒公子招爲留太傅公子過爲少傅

囑付招過異日偃師當傳位于留周景王十一年陳哀公病廢在床

久不視朝公子招謂公子過曰公孫吳偃師之子各使且長矣若偃師嗣位

必復立吳爲世子安能及留是負君之托也今君病廢已久事在吾

等掌握及君未死假以君命殺偃師而立留可以無悔更知其公子

過以爲然乃與大夫孔與商議孔與曰世子每日必入宮問疾三

次朝夕在君左右命不可假也不若伏甲於宮巷俟其出入乘便利刺之一夫之力耳過遂與招定計以其事托孔奐許以立留之日益封大邑孔奐自去陰召心腹力士混於守門人役數內閹人又認傲世子親隨並不疑慮世子偃師問安畢夜出宮門力士滅其火刺殺之直是盜賊行徑宮門大亂須臾公子招同公子過到佯作驚駭之狀一面使人搜賊一面倡言國侯病篤宜立次于留為君國哀公聞變憤恚自縊而死史臣有詩云

嫡長宜君國本安

如何寵庶起爭端

古今多少偏心父

請把陳哀仔細看

司徒招奉公子留主喪卽位遣大夫子微師以病篤赴告于國時伍舉侍於靈王之側聞國已立公子留為君不知世子偃師下落方在疑惑忽報國侯第三子公子勝同姪兒公孫吳求見靈王召之問其

來意二人哭拜於地公子勝開言嫡兄世子偃帥被司徒招與公子

過設謀枉殺致父祝自縊而死擅立公子留爲君我等恐其見害特

來相投靈王詰問于徵師徵師初猶抵賴却被公子勝指實無言可

答靈王怒曰汝卽招過之黨也喝教刀斧手將徵師扯下斬訖該伍

舉奏曰王已誅逆臣之使宜奉公孫吳以討招過之罪明正言順誰

敢不服若只詩招過原見服人既定陳國次及於蔡先君莊王之績不足道也

靈王大悅乃出令與師伐陳公子留聞于徵師見殺懼禍不願爲君

出奔鄭國去了去了到乾淨或勸司徒招何不同奔招曰楚師若至我自

有計退之却說楚靈王大兵至陳人皆憐偃師之死見公孫吳在

軍中無不踴躍咸簞食壺漿以迎楚師豈知是賊入門司徒招事急使人

請公子過議事過來坐定問曰司徒云有計退楚計安將出招曰退

楚只須一物欲問汝借過又問何物招曰借汝頭耳過大驚方欲起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一 上

身招左右鞭捶亂下將過擊倒郎拔劍斬其首與好人其親自持赴事約看樣

楚軍稽首訥口殺世子立留皆公子過之所為招今仗大王之威斬

過以獻惟君赦臣不敏之罪靈王聽其言詞卑遜心中已自歡喜已

奉承便是下品招又膝行而前行近王座密奏曰昔莊王定**陳**之亂已縣**陳**

矣後復封之遂喪其功今公子留懼罪出奔**陳**國無主願大王收為

郡縣勿為他姓所有也只欲苟圖富貴不顧時却良心靈王大喜曰汝言正合吾意

汝且歸國為寡人辟除宮室以候寡人之巡幸司徒招叩謝而去公

子勝聞靈王放招還國後來哭訥言造謀俱出於招其臨時行事則

過使大夫孔魚為之今乃委罪於過冀以自解先君先太子目不瞑

於地下矣言罷痛哭不已一軍為之感動靈王慰之曰公子勿悲寡

人自有處分諒也沒甚次曰司徒招備法駕儀從來迎**楚**王入城靈

王坐於朝堂**陳**國百官俱來參謁靈王喚**陳**孔魚至前責之曰成賊

世子皆汝行凶不誅何以儆眾叱左右將孔奭斬訖是與公子過

二首共懸於國門復請司徒招曰寡人本欲相寬奈公論不容何今

赦汝一命便可移家遠竄東海終是喜其責諛用法甚不平矣招倉皇不敢措辨只

得拜辭靈王使人押往國安置去訖還便宜公子勝率領公孫吳

拜謝討賊之恩不知下而旋有滅國之怨靈王謂公孫吳曰本欲立汝以延胡公

陳如之祀但招過之黨尚多怨汝必深恐為汝害汝可從寡人歸國

乃命毀國之宗廟改國為縣以穿封戍爭國因皇韻事不為諂媚

使守國地謂之國公陳人大失望髯翁有詩歎云

不興義旅誅殘賊 却愛山河立縣封

記得蹊田奪牛語 恨無忠諫似申公

靈王携公孫吳以歸休兵一載然後伐蔡伍舉獻謀曰蔡般怙惡已

久忘其罪矣若往討彼反有辭不如誘而殺之豈是個光明靈王從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五

其計乃託言巡方駐軍於申地使人致幣於**蔡**請靈王至申地相會使人呈上國書**蔡**侯啟而讀之畧云

寡人願望君侯之顏色請君侯辱臨於申不腆之儀預以搞從者

蔡君將戒車起行大夫公孫歸生諫曰**楚**王爲人貪而無信今使人

之來幣重而言卑這四個字最是可疑殆誘我也君不可往**蔡**侯曰**蔡**之地不

能當**楚**之一縣召而不往彼若加兵誰能抗之這却也說得是可憐歸生曰然

則請立世子而後行**蔡**侯從之立其子有爲世子使歸生輔之監國

卽日命駕至申謁見靈王靈王曰自此地一別於今八年矣前八年同會於

申且喜君丰姿如舊**蔡**侯對曰般荷上國辱收盟籍以君王之靈鎮

撫敝邑感恩非淺聞君王拓地商墟指陳方欲馳賀豈敢仍欲捨地尊處不知亦堪

賀賀使命下臨敢不趨承靈王卽於申地行宮設宴款待**蔡**侯大陳歌

舞賓主痛飲甚歡後遷席於他寢便伍舉勞從人於外館**蔡**侯歡飲

不覺醜陶大醉壁衣中伏有甲士靈王擲杯爲號甲士突起縛蔡侯

於席上**蔡**侯醉中尚不知也靈王使人宣言於眾曰**蔡**般弑其君父

寡人代天行討從者無罪降者有賞願歸者聽原來**蔡**侯待下極有

恩禮若非私父一節也還辨個賢君從行諸臣無一人肯降者靈王一聲號令**楚**軍

圍裏將來俱被擒獲**蔡**侯方纔酒醒方知身被束縛張曰視靈王曰

般得何罪靈王曰汝親弑其父悖逆天理今日死猶晚矣何不還他一句日汝

亦親弑其君子**蔡**侯嘆曰吾悔不用歸生之言也靈王命將蔡侯磔死從死

者共七十人與隸最賤者俱誅不赦大書**蔡**侯般弑逆之罪於版宣

布國中遂命公子棄疾統領大軍長驅入**蔡**儒論蔡般罪固當誅

然誘而殺之非法也聶翁有詩云

蔡般無父亦無君

鳴鼓方能正大倫

莫怪誘誅非法典

楚靈原是弑君人

却說蔡世子有自其父發駕之後且晚使牒者探聽忽報蔡侯破殺

楚兵不日臨蔡世子有即時糾集兵眾授兵登埋棺兵至圍之數重

公孫歸生曰蔡雖久附於楚然晉楚合成歸生實與載書不若遣人

求救於晉倘惠顧前盟或者肯來相儻世子有從其計募國人能使

晉者蔡消之父魯魯從蔡侯於申在被殺七十人之中洎欲報父讐

應募而出候了國書乘夜絕城北走直達晉國來見晉昭公哭訴其

事昭公集羣臣問之荀吳荀奏曰晉為盟主諸侯依賴以為安既

不救國又不救蔡盟主之業墮矣昭公曰楚虜暴橫吾兵力不逮奈

何暴橫是他短處兵力亦未韓起對曰雖知不逮可坐視乎何不合

諸侯以謀之昭公乃命韓起約會諸國於厥慙魯齊衛鄭曹各遣

大夫至會所聽命韓起言及救蔡之事各國大夫人人伸舌箇箇搖

首沒一箇肯膽當主張的韓起曰諸君畏楚如此何聽其戮食乎倘

兵餘國蔡漸及諸國寡君亦不敢與聞矣說得雖是有理然已爲盟主且不能主張况他

國眾人面面相覷莫有應者時國國右師華亥在會韓起獨謂華亥

曰盟國之役汝家先右師謂華元實倡其謀約定南北弭兵有先用兵

者各國共伐之今國首先敗約加兵國汝袖手不發一言非國無

信乃爾國之欺謾也縱責備他國有利益處華亥殼鯀對曰下國何敢欺謾得罪

主盟但蠻夷不顧信義下國無如之何耳今各國以弛武備一旦用

兵勝負未卜不若遵弭兵之約遣一使爲國請宥國必無辭辭是行

此于景橫之人正如以木投石耳韓起見各國大夫俱有懼國之意料救國一事鼓

舞不來乃商議修書一封遣大夫狐父逕至申城來見國靈王蔡洵

見各國不肯發兵救國號泣而去狐父到申城將書呈上靈王折書

看之畧云

日者宋之盟南北交見本以弭兵爲名號之會再申舊約鬼神臨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五
之寡君率諸侯恪守成言不敢一試干戈今陳蔡有罪上國赫然
震怒興師往討義憤所激聊以從權罪人既誅兵猶未解上國其
何說之辭諸國大夫執政皆走集敝邑責寡君以拯溺解紛之義
寡君愧焉猶懼以徵發師徒有干盟約遣下臣起合諸大夫共此
尺書爲蔡洎命備上國惠顧前好存蔡之宗廟寡君及同盟咸受
君賜豈惟蔡人以時共之餘

書末宋各國大夫俱署有名字靈王覽畢笑曰宋城旦暮且下汝
以空言解圍以三尺童子待寡人耶汝去回復汝君宋乃孤家之屬
國與汝北方無與不勞照管孤父再欲哀懇靈王遂起身入內亦無
片紙回書狐父怏怏而回晉君臣雖則恨宋無可奈何可耻正是
有力無心空負力
有心無力枉勞心

若還心力齊齊到

涸海移山孰敢禁

蔡洵回至國被巡軍所獲解到公子棄疾帳前棄疾脅使投降

蔡洵不從乃囚於後軍棄疾知晉救不至攻城益力

可知晉兵若到或者還有商量

歸生曰事急矣臣當拚一命運往營說之退兵萬一見聽免至生

靈塗炭世子有曰城中調度全賴大夫安可舍孤而去歸生對曰殿

下若不相舍臣子朝吳可使也世子召朝吳至含淚遣之朝吳出城

往見棄疾棄疾待之以禮朝吳曰公子重兵加知亡矣然未知

罪之在也若以先君般失德不蒙赦宥則世子何罪之宗社何罪

幸公子憐而察之棄疾曰吾亦知無滅亡之道但受命攻城若無

功歸報必得罪矣朝吳曰吳更有一言請屏左右棄疾曰汝弟言之

吾左右無妨也朝吳曰王得國非正公子寧不知之凡有人心莫

不怨憤又內竭脂膏於土木外竭筋骨於干戈用民不恤貪得無厭

昔歲滅今復誘公子一念君誓奉其驅使怨黷方作公子將分

其半矣

朝賦之言字字可聽棄

疾所以心動矣

公子賢明著譽且有當璧之

祥楚人皆欲得公子爲君誠反戈內向誅其弑君虐民之罪人心響

應誰能爲公子抗者孰與事無道之君斂萬民之怨乎公子儻幸聽

愚計吳願率死亡之餘爲公子先驅棄疾怒曰匹夫敢以巧言離間

我君臣本該斬首姑寄汝頭於頸上傳語世子速速面縛出降尙可

保全餘喘也叱左右牽朝吳出營原來當初楚共王有寵妾之子五

人長曰熊昭卽康王次曰鬬卽靈王虔三曰比字子十四曰黑肱字

子皙末卽公子棄疾也共王欲於五子之中立一人爲世子心中不

決乃大祀羣神奉璧密禱曰請神於五人中擇一賢而有福者使主

社稷乃以璧密埋於太室

楚宗廟

之庭中暗記其處使五子各齋戒三

日後五更入廟次第謁祖視其拜當璧處者卽神所選立之人矣康

王先入跨過埋璧拜於其前靈王拜時手肘及于壁上于子子皆去

壁甚遠棄疾時年尚幼使傅母抱之入拜正當壁組之上

凡人嫌念至其感

通處是

有奇驗共王心知神佑棄疾寵愛益篤因共王薨時棄疾年尚未長

所以棄王先立然**楚**大夫聞埋壁之事者無不知棄疾之當為**楚**王

矣今日朝吳說及當壁之祥棄疾恐此語傳揚為靈王所忌故佯怒

而遣之朝吳還入城中述棄疾之語世子有曰國君死社稷乃是正

理某雖未成喪嗣位然既攝位守國便當與此城相為存亡

子有也還是個

賢世

子豈可屈膝誓人自同奴隸乎於是固守益力自夏四月圍起直

至冬十一月公孫歸生積勞成病臥不能起城中食盡餓死者居半

守者疲困不能禦敵

國田至此而人心不離便知蔡國尚無蕪亡之道

楚師蟻附而上城遂

破世子端坐城樓束手受縛棄疾入城撫慰居民將世子有上子囚

車并蔡洧解到**楚**靈王處報捷以朝吳有當壁之言留之不遣未幾

歸生死朝吳遂留事棄疾此**周**景王十四年事也時靈王駕已回郢

夢有神人來謁自稱九岡山

在今荆州府松滋縣

之神曰祭我我使汝得天下

只看此語便知只是個下品邪鬼不是甚麼正神

既覺大喜遂命駕至九岡山適棄疾捷報

到卽命取世子有充作犧牲殺以祭神申無宇諫曰昔宋襄用卽了

於次睢之社諸侯叛之王不可蹈其覆轍靈王曰此逆般之子罪人

之後安得比於諸侯正當六畜用之耳

豈復成大語

中無宇退而歎曰王

汰虐已甚其不終乎

理勢必然無足疑者

遂告老歸田去訖蔡洎見世子被殺

哀泣三日靈王以爲忠乃釋而用之

可是忠臣原

蔡洎之父先爲靈

王所殺

蔡般從死者七十人洎父在內

陰懷復讐之志說靈王曰諸侯所以事晉而

不事楚者以晉

近而楚遠也今王奄有

陳蔡與中華接壤若高廣其

城各賦千乘以威示諸侯四方誰不畏服然後用兵吳越先服東南

次圖西北可以代周而爲天子靈王悅其諛言曰漸用寵於是重築

陳蔡之城倍加高廣卽用棄疾爲蔡公以酬其滅蔡之功又築東西

二不美即首城據楚之要害自以天下莫強於楚這却果然但只恐自巳家內尚有強者耳

指顧可得天下召太卜將守龜國有大龜藏於南庫故曰守龜卜之問寡人何

日為王太卜曰君既已稱王矣尚何問靈王曰楚並立非真王也

得天下者方為真王耳太卜褻龜龜裂太卜曰所占無成靈王擲龜

於地攘臂大呼曰天平天平區區天下不肯與我生我態度何用正

不如早死之為愈也蔡洵奏曰事在人為耳彼朽骨者何知靈王乃悅諸侯畏

楚之強小國來朝大國來聘貢獻之使不絕於道就中單表一人乃

齊國上大夫晏嬰字平仲奉魯景公之命脩聘楚國靈王謂羣下曰

晏平仲身不滿五尺而賢名聞於諸侯當今海內諸國惟楚最盛寡

人欲恥辱晏嬰以張楚國之威欲張國威豈在耻辱隣使且卿等有耻辱賢使平朋以自辱耳卿等有

何妙計太宰遺啟疆密奏曰晏平仲善於應對一事不足以辱之必

須如此如此狗才靈王大悅遺啟疆夜發卒徒於郢城西門之傍另

鑿小竇剛剛五尺分付守門軍士候晉國使臣到時却將城門關閉

白日門閉威門亦非吉兆二笑

使之繇竇而入不一時晏嬰身穿破裘輕車羸馬來

至東門見城門不開遂停車不行使御者呼門守者指小門示之曰

大夫出入小竇竟然有餘何用啟門晏嬰曰此狗門非人所出入也

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使人國者還須從人門入

若論熊皮所爲也只好算做狗國子仲便

走一遭也無妨一笑

使者以其言飛報靈王王曰吾欲戲之反被其戲矣乃命

開東門延之入城晏子觀看郢都城郭堅固市井稠密真乃地靈人

傑江南勝地也怎見得宋學士蘇東坡有咏荆門詩爲證

游人出三峽

楚地盡平川

北客隨南度

吳檣開蜀船

江侵平野斷

風掩白沙旋

欲問興亡意

重戒自古堅

晏嬰正在觀覽忽見有車騎二乘從大衛來車上俱長驅長轡精選

的出色大漢盛甲鮮明手握大弓長戟狀如天神來迎晏子欲以形

晏子之短小晏子曰今日為聘好而來非為攻戰安用武士叱退一

邊驅車直進將入朝朝門外有十餘位官員一箇箇戴冠博帶濟濟

彬彬列於兩行晏子知是**齊國**一班豪傑慌忙下車眾官員向前逐

一相見權時分左右敎立等候朝見就中一後生先開口是個後生自然孟視

問曰大夫莫非夷維萊地名晏平仲乎晏子視之乃鬪韋龜之子鬪成

然也成然食采於蔓官拜郊尹晏子答曰然大夫有何教益成然曰吾聞**齊**

乃太公所封之國兵甲敵於**秦楚**貨財通於**魯衛**只講兵甲貨財便

方一人具語如此便知不足乎仲敵手何自桓公一霸之後篡奪相仍**宋晉**交伐今日

朝晉暮楚君臣奔走道路殆無寧歲夫以**晉**侯之志豈下桓公平仲

之賢不讓管子君臣合德乃不思大展經綸不振舊業以光先人之

緒而服事大國自比臣僕誠愚所不解也晏子揚聲對曰夫識時務

者爲俊傑通機變者爲英豪夫自**周**綱失馭五霸迭興**晉**霸於中

原**秦**霸西戎**楚**霸南蠻雖曰人材代出亦是氣運使然夫以**晉**襄雄

畧喪次被兵**秦**穆強盛子孫遂弱莊王之後**楚**亦每受**晉****吳**之侮妙在

并說他家使他自家沒趣豈獨**晉**哉寡君知天運之盛衰達時務之機變所以養

兵練將待時而舉雖未必果然說今日交聘乃鄰國往來之禮載在

王制何謂臣僕敬得爾祖子文爲**楚**名臣識時通變儻子非其嫡裔

邪何言之悖也亦在昭宗上說成然滿面羞慙縮頸而退須臾左班

中一士問曰平仲固自負識時通變之士然崔慶之難**晉**臣自賈舉

以下效節死義者無數陳文子有馬十乘去而違之子乃齊之世家

上不能討賊下不能避位中不能致死何戀戀於各位邪當面捨白

晏子視之乃**楚**上大夫陽句字子瑕乃穆王之曾孫也晏子卽對曰

抱大節者不拘小諒有遠慮者豈在近謀吾聞君死社稷臣當從之

今先君莊公非為社稷而死其從死者皆其私暱嬰雖不才何敢廝

身寵幸之列以一死沽名哉自是正理不是強詞且人臣遇國家之難能則圖

之不能則去之吾之不去欲定新君以保宗祀非貪位也亦是真語不是強詞

使人盡去國事何賴况君父之變何國無之子謂國諸公在朝

列者人人皆討賊死難之士乎當心一拳這一句話暗指着建慶弒

君諸臣反戴之為君但知責人不知責己公孫瑕無言可答少頃右

班中又一人出曰平仲汝云欲定新君以保宗祀言太誇矣崔慶相

圖樂高陳鮑相并汝依違觀望其間並不見出奇畫策無非因人成

事盡心報國者止於此乎此語即使將平仲駁倒請問還是晏子視

之乃右尹鄭丹字子韋晏子笑曰子知其一未知其二崔慶之盟嬰

獨不與四族之難嬰在君所步好在素日行事原有地不是一味口上便宜宜剛宜柔相機

而動主於保全君國此豈旁觀者所得而窺哉左班中又一人出口
大丈夫匡時遇主有大才畧必有大規模以愚觀平仲未免為鄙吝
之夫矣晏子視之乃太宰蕞啟疆也晏子曰足下何以知嬰鄙吝乎

啟疆曰大夫身仕明主貴為相國固當美服飾盛車馬以彰君之寵

錫奈何敝裘羸馬出使外邦豈不足於祿食邪這是先自處于小人更為卑卑不是道矣

且吾聞平仲少服狐裘二十年不易祭祀之禮豚肩不能掩豆非鄙

吝而何晏子撫掌大笑曰足下之見何其淺也嬰自居相位以來父

族皆衣裘母族皆食肉至於妻黨亦無凍餒草莽之士待嬰而舉火

者七十餘家吾家雖儉而三族肥身似客而羣士足以此彰君之寵

錫不亦大乎有得他誇妙在旬是是事不是強詞言未畢右班中又一人出指晏子大

笑曰吾聞成湯身長九尺而作賢王子系力敵萬夫而為名將古之

明君達士皆繇狀貌魁梧雄勇冠世乃能立功當時垂名後代今子

身不滿五尺力不勝一雞徒事口舌自以為能寧不可耻

講到身林長短起發

是沒奈何了這等口舌爭他作甚晏子視之乃公子貞之孫囊瓦字子常見為

車右之職嬰乃微微而笑對曰吾聞秤錘雖小能壓千斤舟漿空長

終為水沒僑如

謂長伏井魯濶如

長身面戮於魯南宮萬絕力而戮於魯足

下身長力大得無近之

謂得毒然却亦是正論

嬰自知無能但有問則對又何

敢自逞其口舌邪囊瓦不能復對忽報令尹選罷來到眾臣俱拱立

候之伍舉遂揖晏子入於朝門謂諸大夫曰平仲乃魯之賢士諸君

何得以口舌相加

只算著羞不

是真謀大體須臾靈王升殿伍舉引晏子入見靈

王一見晏子遽問曰魯國固無人邪晏子曰魯國中阿氣成雲揮汗

成雨行者摩肩立者並跡何謂無人靈王曰然則何為使小人來聘

吾國晏子曰敝邑出使有常典賢者奉使賢國不肖者奉使不肖國

大人則使大國小人則使小國臣小人又最不肖故以使

這與城門之言

一様 王慙其言然心中暗暗驚異使事畢適郊人獻合歡橘至靈

王先以一枚賜嬰嬰遂帶皮而食靈王鼓掌大笑曰齊人豈未嘗橘

邪何爲不剖即說未嘗何足爲輕重也晏子對曰臣聞受君賜者瓜桃不削橘相

不剖今蒙大王之賜猶吾君也大王未嘗論剖敢不全食又是正理不是強詞

靈王不覺起敬賜坐命酒少頃武士三四人縛一囚從殿下而過靈

王遽問囚何處人武士對曰齊國人靈王曰所犯何罪武士對曰坐

盜靈王乃顧謂晏子曰齊人慣爲盜邪既已起敬何復戲之晏子知其故意設

弄欲以嘲已乃頓首曰臣聞江南有橘移之江北則化而爲枳所以

然者地土不同也今齊人生於齊不爲盜至楚則爲盜楚之地土使

然於齊何與焉這本無理可言故以誤諧解之平仲只有此語是用口給處靈王嘿然良久曰寡

人本將辱子今反爲子所辱矣乃厚爲之禮遣歸齊國齊景公嘉晏

嬰之功尊爲上相賜以千金之裘欲割地以益其封晏子皆不受又

欲廣晏子之宅晏子亦力辭之一曰景公幸晏子之家見其妻謂晏子曰此卿之內子邪嬰對曰然景公笑曰嘻老且醜矣寡人有愛女年少而美願以納之於卿嬰對曰人以少妓事人者以他年老惡可相托也此語用在夫婦上切當他處却用不着臣妻雖老且醜然向已愛其托矣安忍倍之景公歎曰卿不倍其妻况君父乎人固自有妻子爲重而君父爲輕者亦未可概論於是深信晏子之忠益隆委任要知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殺三兄楚平王卽位

劫齊魯晉昭公尋盟

楚靈雖虐而大權未替棄疾心懷不順而亦未敢興戈子干子皙無謀而懦若以常情而論楚尙未有釁也朝吳因急于復蔡遂出其嘔心嘔血之謀宛轉牽引設謫出奇竟以死熊虔王棄

疾不特復彙并以復陳社稷賴其封百姓蒙其福如此人才方
纔算得一個頂天立地千古不朽的漢子若古冶子何嘗不是
奇勇然比較起來便自然有天淵之隔
棄疾之王楚雖有其心而無其力事之得成全是朝吳之謀却
是劫而取之所謂逼勒上紅塵者也可見時候到來自有機緣
湊集正不在求之力與不力也熊虔之貪得妄想究何益哉
投壺賭酒原是沒要緊事只因荀吳致語不善遂致惹起事端
可見言語之間絲毫輕率不得

平邱之會晉之兵力未虧諸侯畢集未敢攜貳楚平新立國難
未安使晉昭振作精神修明政事訪求賢才練兵講武其復興
伯業甚易乃受莒邾誣言之勸辭魯于會執辱其卿棄兄弟之
國離列國之心失計甚矣後又不修德政怠惰苟安遂致諸侯

離叛伯業從此而墮豈不可嘆可惜齊景若果不服晉便不應

來會既已來會而不肯盟使晉見襲不知何以禦之且齊雖大

國却不能如晉之強也何以忽作此桀鶩之態乎殊為可笑

話說**靈王**十二年**靈王**既滅陳蔡又遷**鄭****宋****衛****齊****魯**六小國

於荆山之地百姓流離道路嗟怨爭王國伯已有其基靈王自謂天下可唾手

而得日夜憂息于章華之臺欲遣使至**周**求其九鼎以為**周**國之鎮

何必想求只消叫他獻上就是右尹鄭丹曰今**晉**尚強**吳****越**未服**周**雖畏**楚**恐諸

侯有後言也靈王憤然曰寡人幾忘之前會申之時赦**子**之罪同

于伐**吳****齊**旋附**吳**不為盡力今寡人先伐**徐**次及**吳**自江以東皆為

吳屬則天下已定其半矣正是容易之甚乃使鬻罷同蔡洧奉世子祿居守

大閱車馬東行狩於州來今鳳陽府次于潁水之尾使司馬督率車

三百乘伐**徐**圍其城靈王大軍屯於乾谿地在譙國城父縣南近臺州以為聲援

時周景王之十五年靈王之十一年也冬月值大雪積深三尺有餘怎見得有詩爲證

彤雲蔽天風怒號

飛來雪片如鵝毛

忽然羣峯失青色

等閒平地生銀濤

千樹寒巢偃鳥雀

紅爐不煖重裘薄

此際從軍更可憐

鐵衣水凝愁難著

靈王問左右向有

國所獻復陶裘

復陶裘各翠羽被

卽今披風以羽飾之可取束

服之

不知與時下移攪泥羽毛緜何如一笑

左右將裘被呈上靈王服裘加被頭帶皮

冠

田備

足穿豹舄

以豹皮爲履

執紫絲鞭出帳前看雪有右尹鄭丹來覓

靈王去冠被舍鞭與之立而語靈王曰寒甚鄭丹對曰王重裘豹舄

身居虎帳猶且寒甚况軍士單褐露踝頂蕘穿甲執兵于風雪之中

其苦何如

體貼人情乘機進諫鄭丹大是可見

五何不返駕國都召回伐之帥俟來

春天氣和暖再圖征進豈不兩便靈王曰卿言甚善然吾自用兵以

來所向必克司馬曰晚必有捷音矣鄭丹對曰徐與陳蔡不同陳蔡

近徐人在守下而徐在徐東北三千餘里又附陳為重王貪伐徐之

功使三軍久頓于外受勞凍之苦萬一國有內變軍士離心竊為王

危之雖是說使班師然論事勢利害處却亦切當靈王笑曰穿封戌在陳棄疾在蔡伍舉

太子居守是三楚也寡人又何慮哉正是這三楚兩只恰可慮言未畢左史倚相

趨過王前靈王指謂鄭丹曰此博物之士也凡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之書

八索八卦說九丘九州志無不通曉子韋鄭丹字其善視之楚靈也

是他好處鄭丹對曰王之言過矣昔周穆王乘八駿之馬周行天下祭公

謀父作祈昭祈父司馬之言昭其名也之詩以諫止王心穆王聞諫返國得免于

禍臣曾以此詩問倚相相不知也不本朝之事尚然不知安能及遠乎

未必是真個不知或耳靈王曰祈昭之詩如何能為寡人誦之否鄭丹

子韋借此以進言



對曰臣能誦之詩曰

祈昭之情愔

式昭德音

思我王度

如玉如金

恤民之力

而無醉飽之心

靈王曰此詩何解鄭丹對曰愔愔者安和之貌言祈父所掌甲兵享

安和之福用能昭我王之德音比于玉之堅金之重所以然者繇我

王能恤民力適可而止去其醉飽過盈之心故也靈王知其諷已得

諷已還聳聽明默然無言良久曰卿且退容寡人思之是夜靈王意欲班師

忽謀報司馬督屢敗徐師遂圍徐是百姓的難報亦是靈王曰徐可

滅也遂留乾谿自冬至春日逐射獵為樂方役百姓築臺建宮不思

返國時蔡大夫歸生之子朝吳臣事蔡公棄疾日夜謀復蔡國與其

宰觀從楚人商議觀從曰楚王黷兵遠出久而不返內虛外怨此天忘

之日也失此機會蔡不可復封矣朝吳之計又朝吳曰欲復蔡計將

安出觀從曰逆處之立三公子謂于于子高棄疾心皆不服獨力不及耳誠

假以蔡公疾之命召于于子皙如此恁般得則逆處之

巢穴已毀不死何爲及嗣王之世蔡必復矣朝吳從其謀使觀從假

傳蔡公之命召于于公子于公子晉召子皙公子言蔡公願以陳蔡

之師納二公子于以拒逆處眉譎謀子于于皙大喜齊至蔡郊

來會棄疾觀從先歸報朝吳朝吳出郊謂二公子曰蔡公實未有命

然可劫而取也看定了子于于皙有懼色朝吳曰王佚遊不返國虛

無備而蔡洎忿殺父之仇以有事爲幸又看定了鬪成然爲郊尹與

蔡公相善蔡公舉事必爲內應又看定了穿封成雖封于陳其意不

親附王又看定了若蔡公召之必來以陳蔡之眾襲空虛之得如探

囊取物公子忽慮不成也相事必中這幾句話說透利害于于于皙

方纔放心曰願終聽教朝吳請盟乃刑牲歃血誓爲先君報放報仇

口中說誓雖則如此誓書上却把蔡公裝首言欲與子子子暫共襲

逆處掘地爲坎用牲加書于上而理之二層諷智事畢遂以家眾尊

子子子暫襲入蔡城蔡公方朝餐猝見二公子到出自意外大驚欲

起避朝吳隨至直前執蔡公之袂曰事已至此公將何往子子子暫

抱蔡公大哭曰逆處無道弑兄殺侄又逐放我等我二人來此欲借

汝兵力報兄之仇事成當以王位屬子夷疾倉皇無計可見棄疾不可見棄疾不

答曰且請從容商議朝吳曰二公子餒矣有餐且其食子子子暫食

訖朝吳使速行遂宣言于眾曰蔡公實召二公子同與大事已盟于

郊遣二公子先行入三層諷矣計三層荒棄疾比之曰勿誣我朝

吳曰郊外坎牲載書豈無有見之者公勿諱但速速成事共取富貴

乃爲上策不怕他朝吳乃復號于市曰三層王無道滅我蔡國今蔡公

許復封我汝等皆蔡百姓豈忍宗祀淪亡可共隨蔡公趕上二公子

一同入

趙四層諷計

蔡人聞呼一時俱集各執器械集于蔡公之門

朝吳曰人心已齊公宜急撫而用之不然有變不怡他棄疾曰汝迫

我上虎背耶

可又來却

不道計將安出朝吳曰二公子尚在郊宜急與之合

悉起

趙眾吾往說陳公

穿封成也

帥師從公棄疾從之子干子皙率其眾

與蔡公合朝吳使觀從星夜至陳欲見陳公路中遇陳人夏馮乃夏

徵舒之立孫與觀從平素相識告以復**趙**之意夏馮曰吾在陳公門

下用事亦思爲復

趙之計

心事雖同而才不及朝吳多矣

今陳公病已不起子不必

往見子先歸

蔡吾當率

人爲一隊觀從回報蔡公朝吳又作書密

致蔡洵使爲內應蔡公以家臣須務牟爲先鋒史狎副之使觀從爲

鄉導率精甲先行恰好陳夏馮亦起陳眾來到夏馮曰穿封成已死

陳人蔡人造化

穿封成更造化吾以大義曉諭陳人特來助義蔡公大喜使朝吳率

蔡人爲右軍夏馮率陳人爲左軍自掩襲之事不可遲也

兵貴神速此處正用



着乃星夜往郢都進發蔡亦聞蔡公兵到先遣心腹出城送款着得

人不關成然迎蔡公于郊外又着得令尹躒罷方欲斂兵設守蔡洎

開門以納蔡師須務牟先入呼曰蔡公攻殺王于乾筮大軍已臨

城矣國人惡靈王無道皆願蔡公為王無肯拒敵者可知是怨靈王無道不單是受

戴蔡遺罷欲奉世子祿出奔須務牟兵已圍王宮躒罷不能回家中

自刎而死哀哉胡曾先生有詩云

漫誇私黨能扶主 誰料強都已釀奸

若遇郝放泉壤下 一般惡死有何顏

蔡公大兵隨後俱到攻入王宮遇世子祿及公子罷敵皆殺之蔡公

掃除王宮欲奉子干為王子干辭蔡公曰長幼不可廢也子干乃御

位國治以序國亂以功子干為不識時務矣故卒受後日之禍以子皙為令尹蔡公為司馬朝吳

私謂蔡公曰公首循義舉奈何以王位讓人耶蔡公曰楚王猶在乾

谿國未定也且越二兄而自立人將議我朝吳已會其意聰明人不細說

乃獻謀曰王卒暴露已久必然思歸若遣人以利害招之必然奔潰

因其勢而利導之自然易于爲力大軍繼之王可擒也蔡公以爲然乃使覲從往乾

谿告其眾曰蔡公已入冠殺王二子奉子干爲王矣今新王有令凡

歸者復其田里後歸者剝之剝有相從者罪及三族或以飲食饋獻

罪亦如之軍士聞之一時散其大半不在刑法之重得靈王尙醉臥

於乾谿之臺鄭丹慌忙入報靈王聞二子被殺自牀上投身於地放

聲大哭王楚俱無妄得不哭鄭州曰軍心已離王宜速返靈王拭淚言曰人之

愛其子亦如寡人否鄭丹曰鳥獸猶知愛子何況人乎靈王歎曰寡

人殺人子多矣人殺吾子何足怪曉得推已及人忽然入于聖賢之道少頃哨馬報新

王遣蔡公爲大將同鬪成然率圖二國之兵殺奔乾谿來了靈王

大怒曰寡人待成然不薄安敢叛吾寧一戰而死不可束手就縛遂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五 七

拔寨都起白夏口從漢水上至于襄州欲以襲郢士卒一路奔逃

靈王自拔劍殺數人猶不能止比到訾梁地從者纔百人耳靈王曰

事不濟矣乃解其冠服懸于岸柳之上鄭丹曰王且至近郊以察國

人之向背何如靈王曰國皆叛何待察乎始卽于兵士之叛知之鄭丹曰若不

然出奔他國乞師以自救亦可靈王曰諸侯誰愛我者吾聞大福不

再這句却像極明白人徒自取辱鄭丹見不從其計恐自己獲罪卽與倚相私

奔歸靈靈王不見了鄭丹手足無措徘徊于釐澤地之間從人盡散

只剩單身腹中饑餒欲往鄉村覓食又不識路徑村人也有曉得是

楚王的因聞逃散的軍士傳說新王法令甚嚴那個不怕各遠遠閃

開靈王一連三日沒有飲食下咽餓倒在地不能行動我候聞上帝

飯我尚將新之何况天下乎一笑單單只有兩目睜開看著路傍專望一識面之人

經過此地便是救星忽遇一人前來認得是舊時守門之吏比時喚

作涓人名疇靈王叫道疇可救我涓人疇見是靈王呼喚只得上前

叩頭靈王曰寡人餓三日矣汝爲寡人覓一盂飯尙延寡人呼吸之

命疇曰百姓皆懼新王之令臣何從得食這却明靈王嘆氣一口命

疇近身而坐以頭枕其股且安息片時未知比章華之宮何如其疇

候靈王睡去取土塊爲枕以代股遂奔逃去訖靈王醒來喚疇不應

摸所枕乃土塊也不覺呼天痛哭有聲無氣須臾又有一人乘小車

而至認得靈王聲音下車視之果是靈王乃拜倒在地問曰大王爲

何到此地位正是只因做了靈王流淚滿面問曰卿何人也其人奏

曰臣姓申名亥乃芋尹申無宇之子也臣父兩次得罪于吾王王赦

不誅臣父往歲臨終囑臣曰吾愛王兩次不殺之恩他日王若有難

汝必捨命相從臣牢記在心不敢有忘近傳聞郢都已破子干自立

星夜奔至乾谿不見吾王一路追尋到此不期天遣相逢今遍地皆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五

祭公之黨王不可他適臣家在棘村離此不遠王可暫至臣家再作

商議

小善獲報正使他
澤懶大惡如甚

乃以乾糧跪進靈王勉強下咽稍能起立申

亥扶之上車至於棘村靈王平昔住的是章華之臺崇宮遂室今日

觀看申亥農庄之家單門篷戶低頭而人好生淒涼流淚不止申亥

跪曰吾王請寬心此處幽僻無行人來往暫住數日打聽國中事情

再作進退靈王悲不能語申亥又跪進飲食靈王只是啼哭全不沾

唇心矣

已有死

亥乃使其親生二女侍寢以悅靈王之意王衣不解帶一

夜悲嘆至五更時分不聞悲聲二女啟門報其父曰王已自縊於寢

所矣

無道昏君
下場頭

胡曾先生咏史詩曰

茫茫衰草沒章華

因笑靈王背好奢

臺上未乾簫管絕

可憐身死野人家

申亥聞靈王之死不勝悲慟乃親自殯殮殺其二女以殉葬焉

可恨

後人論申亥感靈王之思葬之是矣以二女殉不亦過乎有詩嘆曰

章華霸業已沉淪

二女何辜伴窀穸

言夕

時堪恨暴君身死後

餘殃猶自及閨人

時蔡公引著圍成然朝吳夏齧眾將追靈王于乾谿半路遇著鄭丹

倚相二人述○王如此恁般今侍衛俱散獨身求死某不忍見是以

去之○公曰汝今何往二人曰欲還國中耳○公曰公等且往我軍

中同訪○王下落然後同歸可也○公引大軍尋訪及于訾梁並無

踪跡有村人知是蔡公以○王冠服來獻言三日前于岸柳上得之

蔡公問曰汝知王生○否村人曰不知蔡公收其衣冠重賞之而去

小造蔡公更欲追尋朝吳進曰○王去其衣冠勢窮力敝多分死于

溝渠不足再究但子○在位若發號施令收拾民心不可圖也蔡公

曰然則若何朝吳曰○王在外國人未知下落乘此人心未定之時

使數十小卒假稱敗兵繞城相呼言**○**王大兵將到再令鬪成然歸

報子干如此如此子干子皙皆懦弱無謀之輩一聞此信必驚惶自

盡明公徐徐整旅而歸穩坐寶位高枕無憂豈不美哉亦是進但如此

則不足以及蔡也故當各其事而原其心四層諷計明盾說蔡公然之乃遣觀從引小卒百餘人

詐作敗兵奔回郢都繞城而走呼曰蔡公兵敗被殺**○**王大兵隨後

便至國人信以為實莫不驚駭須臾鬪成然至所言相同鬪有這國

人益信皆上城瞭望成然奔告子干言**○**王甚怒來討君擅立之罪

欲如**○**慶封故事君須臾自為計免致受辱臣亦逃命去矣言

訖狂奔而出裝得子下乃召子皙言之子皙曰此朝吳誤我也兄弟

相抱而哭宮外又傳**○**王兵已入城子皙先拔佩劍刺其喉而死子

干慌迫亦取劍自刺楚非二人本意朝吳詔之宮中大亂宦官宮

女相驚自殺者橫于宮掖號哭之聲不絕鬪成然引眾復入掃除屍

首率百官迎接蔡公國人不知尙疑來者是靈王及入城乃蔡公也

方悟前後報信皆出蔡公之計蔡公既入城卽位改名熊居是爲平

王昔年共王曾禱于神當壁而拜者爲君至是果驗矣國人尙未知

靈王已死人情洶洶嘗中夜訛傳王到亦是因前假說而起男女皆驚起開門

外探平王患之乃密與觀從謀使于漢水之傍取死屍加以靈王冠

服從上流放至下流詐云已得這個屍首是歸王屍首殯于訾梁那裡造化

報平王平王使鬪成然往營葬事諡曰靈王然後出榜安慰國人人

心始定後三年平王復訪求靈王之屍申亥以葬處告乃遷葬焉此

是後話却說司馬督等圍徐久而無功懼爲靈王所誅不敢歸陰與

徐通用法大嚴便多致如此章耶及長平之役皆此類也列營相守聞靈王兵敗被殺乃解圍

班師行至豫章安徒府東有章山卽其地公子光諸樊率師要擊敗之司馬督

與三百乘悉爲吳所獲光乘勝取楚州來之邑此皆靈王無道之所

致也可說平王安集遷眾以公子之禮葬于于暫錄功用賢以

鬪成然為令尹陽句字子瑕瑛子為左尹念遠掩伯州犁之寃死乃

以犁子卻宛為右尹掩射遠射遠越俱為大夫朝吳夏齧蔡洧俱拜

下大夫之職以公子鮒敢戰使為司馬代時伍舉已卒平王嘉其

生前有直諫之美封其子伍奢於連號曰連公奢子尙亦封于棠為

棠宰今六合江浦俱古棠邑此蓋六合也號曰棠君其他遠啟疆鄭丹等一班舊臣官

職如故欲官觀從從言其先人開卜願為卜尹平王從之羣臣謝恩

朝吳與蔡洧獨不謝欲辭官而去好平王問之二人奏曰本輔吾王

興師冀欲復蔡國今大王位已定而蔡之宗祀未沾血食臣何面

目立于王之朝乎昔靈王以貪功兼并致失人心王反其所為方能

令人心悅服欲反其所為莫如復陳蔡之祀費了許多心力作成別

心亦平王曰善乃使人訪求陳蔡之後得陳世子偃師之子名吳蔡

苦矣

世子有之子名廬乃命太史擇吉封吳爲陳侯是爲陳惠公廬爲蔡
侯是爲蔡平公歸國奉宗祀朝吳蔡消隨蔡平公歸蔡夏隨陳惠
公歸蔡夏所率蔡夏之眾各從其主厚加犒勞前番靈王擄掠二國重
器貨寶藏于蔡夏庫者悉給還之其遷徙荆山六小國悉令還歸故土
絲毫無犯各國君臣上下歡聲若雷雖是熊居好處却如枯木之冉
榮朽骨之復活此蔡景王十六年事也髯翁有詩云

枉竭民脂建二城

留將後主作人情

早知故物仍還土

何苦當時受惡名

平王長子名建字子木乃蔡國鄖陽蔡封人之女所生時年已長乃

立爲世子使連尹伍奢爲蔡太師齊首猶傳楚補師有蔡人費無極素事平上

善于貢諛平王寵之喜談雖是常精然也非賢者任爲大夫無極請事世子只是

後來邀寵乃以爲少師以奮揚爲東官司馬平王既卽位四境安謐

頗事聲色之樂。取州來王不能報無極。雖爲世子少師。日在平王

左右。得于淫樂。這等人使居師保之位。用人不當可知。世子建惡其諂佞。頗疎遠之。令尹闞成然恃功專恣。無極譖而殺之。恃功端恣。雖有明然。以諸殺之非法也。以陽句爲

令尹。世子建每言成然之寃。非世子所宜言。無極心懷畏懼。繇是陰與世子

建有隙。無極又薦鄢將帥于平王。使爲右領。官亦有寵。這段情節。且

暫閣起話。分兩頭再說。自築虎祈宮之後。諸侯窺其志在苟安。皆

有貳心。昭公新立。欲修復先人之業。聞侯遣晏嬰如魯。修聘亦使

人徵朝于魯。黃其不朝也。魯景公見魯多事。亦有意乘間圖霸。欲觀

昭公之爲人。乃東裝如魯。以勇士古治子從行。方渡黃河。其左驂之

馬。乃景公所最愛者。卽令圉人於從舟。取至繫於船頭。親督圉人飼

料。忽大雨驟至。波浪洶湧。舟船將覆。有大龜浮頭於水面。張開巨口。

搶向船頭。銜左驂之馬。入於深淵。景公大驚。古治子在側。言曰。君勿

懼也臣請爲君索之乃解衣裸體拔劍躍于水中浚波踢浪而去載

沉載浮順流九里望之無跡景公歎曰治子死矣少頃風浪頓息但

見水面流紅古治子左手挽駮馬之尾右手提血漉漉一顆龍頭浴

波而出這等勇人却亦難得景公大駭曰真神勇也先君徒設勇爵焉有勇士

如此哉遂厚賞之既至絳州見了昭公昭公設宴享之國是荀

吳相禮國是晏嬰相禮酒酣侯曰筵中無以爲樂請爲君侯投

壺照酒景公曰善左右設壺進矢侯拱手讓侯先投侯舉矢

在手荀吳進辭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皆持地之高者寡君中此爲諸侯師

若不中此便不得爲諸侯師乎語誤之甚侯投矢果中中壺將餘矢棄擲於地君臣

伏地稱千歲侯意殊不懌舉矢亦效其語曰有酒如灑有肉如陵

寡人中此與君代興齊景志亦不弱但力不強耳撲的投去恰在中壺與矢相

並侯大笑亦棄餘矢晏嬰亦伏地呼千歲晉侯勃然變色荀吳謂

魯景公曰君失言矣今日辱貶敝邑正以寡君世主夏盟之故君曰

代興是何言也然則政譎又是何解晏嬰代答曰盟無常主惟有德者居焉昔

國失霸業國方代之若國有德誰敢不服如其無德國亦將迭准

豈惟敝邑鄧是庶卒之言是有至理有德者必有言固如此矣羊舌肸曰國已帥諸侯矣安用

壺矢此乃荀相之失言也說得是然已荀吳自知其誤嘿然不語國

臣古治子立于墻下厲聲曰日昃君勞可辭席矣齊侯即遜謝而去

次日遂行羊舌肸曰諸侯將有離心不以威脅之必失霸業只悔也

得來晉侯以為然乃大閱甲兵之數總計有四千乘甲士三十萬人羊

舌肸曰德雖不足而眾可用也也是沒奈何了於是先遣使如國請王臣降

臨為重因遍請諸侯約以秋七月俱集平邱衛地在陳留縣目北相會諸侯聞

有王臣在會不敢不赴者至期國昭公留韓起守國率蒍魏舒羊

舌肸羊舌肸籍談梁丙張音格張齡老之孫智音盈躒音盈之子等盡起四千緇乘之

眾望漢陽城進後連絡三十餘營備地皆晉兵卿士劉獻公摯先

到晉侯晉侯通好地無信自取隕滅今寡君欲效踐土故事懲

人人皆有懼色既會羊舌肸捧盤盃進曰先臣趙武誤從弭兵之約

真是誤從與通好地無信自取隕滅今寡君欲效踐土故事懲

惠于天子以鎮撫諸夏請諸君同軌為信諸侯皆俯首曰敢不聽命

惟晉景公不應羊舌肸曰齊侯豈不願盟耶景公曰諸侯不服是以

尋盟若皆用命何以盟為推托羊舌肸曰踐土之盟不服者何國微

是君若不從寡君惟是甲車四千乘願請罪于城下賭很是沒說猶

未畢壇上鳴鼓各營俱建起大旆凡用兵戰景公慮其見襲乃改辭

謝曰大國既以盟不可廢寡人敢自外耶只得如此於是晉侯先歆

齊宋以下相繼劉摯王臣不使與盟但監臨其事而已邪苦以晉國

屢屢侵伐訪于晉侯晉侯辭魯昭公於會執其上卿季孫意如季宿

孫之閉之幕中子服何

孟孫族

私謂荀吳曰國地十倍靈莒若棄之

將改事晉于何益且國滅陳蔡不救而復棄兄弟之國乎荀吳

然其言告于韓起起言于侯乃縱意如奔歸自是諸侯益不直

果然不直不怪諸侯

晉不復能主盟矣史臣有詩嘆云

一心效楚築虎所

列國離心復示威

妙矢有靈侯統散

山河如故事全非

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

晏平仲二桃殺三士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田開疆古冶子公孫捷三人勇力過人都是有用之材晏子爲

齊相國執政當權若教之以學而制之以禮使得終爲于城腹

心之助豈不甚美奈何惡之而必欲殺之似非賢者之所出矣
豈以三人盡皆勇悍粗鄙之夫非化詢之所能改耶

論功食桃而命其自言是教之以爭之斷非賢人所出按此事
不見經傳始稗史之言耳

晏子之果于去此三人亦爲先有一穰苴在意中可以當用兵
之任耳不然圖伯而自殺勇士寧非失計

穰苴起于匹夫驟掌兵權欲制三軍之命非誅殺固不足以立
威然論其情寵臣以作監軍殆原是欲借以爲重未必卽有殺
之之心也莊賈失期軍法原應斬首故遂以之行法耳若謂穰
苴有必殺莊賈之心請問若莊賈竟不失期穰苴將何以殺之
乎自是莊賈攫鋒不是穰苴心險論事者當識得此意切莫人

云亦云

國傳季札先王既有遺命兄弟次及前人又有成規夷昧卒而季札嗣情理允當之事也札之不肯爲名高耳負父兄之苦心而釀後來爭奪篡弒之禍季札之讓實爲厲階吾于此讓無取焉

納媳殺子滅理敗倫之甚者也棄疾前半雖非賢君却算中主使非無極之好有心構難撥置其間或猶未至于此所與非人喪身敗名不足論遂貽滅國亡家之禍有國家者可不慎所與哉

昔有將嫁之女請訓于父父曰慎勿爲好女曰然則當爲惡耶父曰好且不可爲况惡乎予甚歎其爲大賢之言可以推之于太子也太子之職視膳問安一切政事不可參預蓋爲好則恐君父疑我之收人心惡奸佞則恐其設間而構難也太子建既

知無極之好讒而識得寵于君父但當隱忍以俟異日乃示之以怨而觸其機遂生莫大之禍則是未知不可為好之說者也

話說晉景公歸自平邱雖然懼晉兵威一時受敵已知其無遠大之

謀遂有志復桓公之業謂相國晏嬰曰晉霸西北寡人霸東南何為

不可晏嬰對曰晉勞民于興築是以失諸侯君欲圖霸莫如恤民伯

國是好事然必須先去景公曰恤民何如晏嬰對曰省刑罰則民不

怨薄賦斂則民知恩古先王春則省耕補其不足夏則省斂助其不

給君何不法之景公乃除去煩刑發倉廩以貸貧窮國人感悅必須

方是於是徵聘於東方諸侯徐子不從乃用田開疆為將帥師伐之

大戰于蒲隧徐斬其將贏爽獲甲士五百餘人徐子大懼遣使行成

于晉侯乃約鄭子晉子同徐子結盟于蒲隧徐以甲父古國之鼎

賂之晉君臣雖知而不敢問晉自是日強與晉並霸景公錄田開開

平寇之功復加古治子斬龍之功乃立五乘之賞以旌之田開疆復

舉薦公孫捷之勇那公孫捷生得面如靛染目睛突出身長一丈力

舉于釣景公見而悅之遂與之俱獵于桐山忽然山中趕出一隻串

睛白額虎來那虎咆哮發喊飛奔前來是來與公孫捷做各的逕撲景公之馬

景公大驚只見公孫捷從車上躍下不用刀鎗雙拳直取猛虎左手

揪住頸皮右手揮拳只一頓是那隻大虫打死救了景公景公嘉其

勇亦使與五乘之賞公孫捷遂與田開疆古治子結爲兄弟自號曰

邦三傑若協左爲公自是好事若挾功持勇口出大言凌轡閭里簡固覺爲好却也利害不小

慢公卿在景公面前嘗以爾我相稱全無禮體勇而不學之人往往如也景公惜

其才勇亦姑容之時朝中有個佞臣喚做梁丘據專以先意逢迎取

悅于君景公甚寵愛之據內則獻媚景公以固其寵外則結交三傑

以張其黨這便况其時陳無字厚施得衆已伏移國之兆那田開

疆與陳氏是一族異日聲勢相倚將爲國家之患叟深以此爲憂

謀國寔是難事

每欲除之但恐其君不聽及結了三人之怨忽一日

昭公以不合于

之故欲結交于

親自來朝景公設宴相待

國是叔

孫姑

相禮

國是晏嬰相禮三傑帶劔立于階下昂昂自若目

中無人二君酒至半酣晏子奏曰園中金桃已熟可命薦新爲兩君

壽景公准奏宣園吏取金桃來獻晏子奏曰金桃難得之物臣當親

往監摘便有了晏子領鑰匙去訖景公曰此桃自先公時有東海人以

巨核來獻名曰萬壽金桃出自海外度索山亦名蟠桃植之三十餘

年枝葉雖茂花而不實今歲結有數顆

是吃嘴人道化却是三傑難星

寡人惜之是

以封鎖園門今日君侯降臨寡人不敢獨享特取來與賢君臣共之

昭公拱手稱謝少頃晏子引著園吏將雕盤獻上盤中堆著六枚

桃子

箒就來的

其大如碗其赤如炭香氣撲鼻真珍異之果也景公問曰

桃實止此數乎晏子曰尚有三四枚未熟所以只摘得六枚連有也

不肯摘來景公命晏子行酒晏子手捧玉爵恭敬圖侯之前左右獻上金桃

晏子致詞曰桃實如斗天下罕有兩君食之千秋同壽壽讀上聲圖侯飲

酒畢取桃一枚食之甘美非常誇獎不已次及景公亦飲酒一枚取

桃食訖景公曰此桃非易得之物叔孫大夫賢名著于四方今又有

贊禮之功宜食一桃叔孫姬跪奏曰臣之賢萬不及相國相國內修

國政外服諸侯其功不小此桃宜賜相國食之臣安敢借景公曰既

叔孫大夫推讓相國可各賜酒一杯桃一枚二臣跪而領之謝恩而

起晏子奏曰盤中尚有二桃主公可傳令諸臣分明桃中言其功深勞重者

當食此桃以彰其賢地三人景公曰此言甚善即命左右傳諭使階

下諸臣有自信功深勞重堪食此桃者出班自奏相國評功賜桃公

孫捷挺身而出立于階上而言曰昔從主公獵于柵山力誅猛虎其

功若何晏子曰擎天保駕功莫大焉可賜酒一爵食桃一枚歸子班
部古治子奮然便出曰誅虎不足爲奇吾曾斬妖龍于黃河使君危
而復安此功若何景公曰此時波濤洶湧非將軍斬絕妖龍必至覆
溺此槩世奇功也飲酒食桃又何疑哉晏子慌忙進酒賜桃只見田
開疆擦衣破步而出曰吾曾奉命伐秦斬其名將俘甲首五百餘人
秦君恐懼致賂乞盟秦君畏威一時皆集奉吾君爲盟主此功可以
食桃乎晏子奏曰開疆之功比于二將更自十倍明是敵他爭奈無桃可
暫賜酒一杯以待來春景公曰卿功最大可惜言之太遲以此無桃
掩其大功田開疆按劍而言曰斬龍打虎小可事耳吾跋涉千里之
外血戰成功反不能食桃受辱於兩國君臣之間爲萬代恥笑何面
目立于朝廷之上耶言訖揮劍自刎而死卿公孫捷大驚亦拔劍
而言曰我等微功而食桃田君功大反不能食夫取桃不讓非廉也

視人之死而不能從非勇也從死便算勇言訖亦自刎古治子奮氣

大呼曰吾三人義重骨為誓同生死二人已亡吾獨苟活於心何安

亦自刎而亡三人夫了兩個他自然站不住了景公急使人止之已無及矣

離席而起曰寡人聞三臣皆天下奇勇可惜一朝俱盡矣景公聞言

嘿然變色不悅晏嬰從容進曰此皆吾國一勇之夫却是雖有微勞

何足掛齒魯侯曰上國如此勇將還有幾人晏嬰對曰籌策廟堂威

加萬里負將相之才者數千人這却是策士誇張習氣若血氣之勇不過備寡

君鞭策之用而已其生死何足為齊輕重哉景公意始釋然晏子更

進觴於兩君歡飲而散三傑墓在蕩陰里後漢諸葛孔明梁父吟正

咏其事

步出齊東門

遙望蕩陰里

里中有三墳

鼎鼎正相似

問是誰家塚

田疆古治子

力能排南山

勇能絕地紀

一朝中陰謀

二桃殺三士

誰能爲此者

相國齊晏子

魯昭公別後景公召晏嬰問曰卿于席間張大其辭雖然存了國

一時體面只恐三傑之後難乎其繼如之奈何晏子對曰臣舉一人

足兼三傑之用景公曰何人曰有田穰苴者文能附眾武能威敵真

大將之才也先有此人在意中領自然不甚惜三傑景公曰得非田開疆一宗乎晏子

對曰此人雖出田族然庶孽微賤不爲田氏所禮故屏居東海之濱

君欲選將無過於此景公曰卿旣知其賢何不早聞晏子對曰善仕

者不但擇君兼欲擇友田疆古治輩血氣之夫穰苴豈屑與之比肩

哉景公口雖唯唯終以田陳同族爲嫌躊躇不決忽一日邊史報道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五
晉國探知三傑俱亡與兵犯東阿之境國亦乘機侵擾北鄙是壤且進

用催景公大懼於是令晏子以纁帛詣東海之濱聘穰苴入朝且救

陳兵法深合景公之意即日拜為將軍使帥車五百乘北拒晉之

兵以晏子之賢明景公之信任而穰且之薦竟未即穰苴請曰臣素

卑賤君擢之閭里之中驟然授以兵權人心不服願得吾君寵臣一

人為國人素所尊重者使為監軍臣之令乃可行也自是真話不可竟認作是殺賊

景公從其言命嬖大夫莊賈往監其軍且與賈同時謝恩而出至朝

門之外莊賈問穰苴出軍之期苴曰期在明日午時某于軍門專候

同行勿過日中也交代原自明白不是欺他言畢別去至次日午前穰苴先至軍

中喚軍吏立木為表以察日影因使人催從莊賈之催侮他可知不是安心要殺賈

年少素驕貴恃景公寵幸看穰苴全不在眼况苴自為監軍只道權

尊勢敵緩急自繇這便是個殺村是日親戚賓客俱設酒餞行誰知是賈留

連歡飲使者連催坦然不以爲意穰肯候至日影移西軍吏已報未

牌不見莊賈來到遂分付將木表放倒傾去漏水竟自登壇誓眾甲

明約束號令方完日已將晡遙見莊賈高車駟馬徐驅而至面帶酒

容既到軍門乃從容下車左右擁衛殿上將臺穰直端然危坐並不

起身氣象更不佳但問監軍何故後期莊賈拱手而對曰今日遠行蒙親

戚故舊攜酒餞行是以遲遲也穰直曰夫爲將者受命之日卽忘其

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秉袍鼓犯矢石則忘其身只此數語便是將才今敵國

侵凌邊境騷動吾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以三軍之衆托吾兩人冀

且夕立功以救百姓倒懸之急何暇與親舊飲酒爲樂哉莊賈尙公

笑對曰幸未誤行期元帥不須過責不知輕重人便穰直拍案大怒

曰汝倚仗君寵怠慢軍心倘臨敵如此豈不誤了大事正是只此卽召

軍政司問曰軍法期而後至當得何罪軍政司曰按法當斬莊賈聞

一斬字纔有懼意便要奔下將臺竟見小孩子齊稷直喝教手下將

莊賈捆縛牽出轅門斬首噫得莊賈滴酒全無口中哀叫討饒不已

左右從人忙到齊侯處報信求救連景公也喫了一大驚急叫丘據

持節往諭特免莊賈一死分付乘輅車疾馳誠恐緩不及事那時莊

賈之首已號令轅門了梁丘據尚然不知手捧符節望軍中馳去稷

直喝令阻住問軍政司曰軍中不得馳車使者當得何罪答曰按法

亦當斬梁丘據面如土色戰做一團也要嚇他口稱奉命而來不于

某事稷其曰既有君命難以加誅然軍法不可廢也乃毀車斬驂御

索以代使者之死也勾梁丘據得了性命抱頭鼠竄而去於是大小

三軍莫不股栗積其之兵未出郊外圖師聞風遁去圖人亦渡河北

歸且追擊之斬首萬餘圖人大敗納賂請和班師之日景公親勞于

郊拜為大司馬使掌兵權莊賈却是那史臣有詩云

寵臣節使且懼刑

國法無私令必行

安得穰苴今日起

大張敵愾慰蒼生

諸侯聞穰苴之名無不畏服景公內有晏嬰外有穰且國治兵強四
境無事口惟田獵飲酒畧如桓公任管仲之時也一日景公在宮中
與姬妾飲酒至夜意猶未暢忽思晏子命左右將酒具移于其家

妾飲酒却還念及賢臣齊景之所以伯也前驅往報晏子曰君至矣晏子玄端束帶執笏

拱立于大門之外景公尚未下車晏子前迎驚惶而問曰諸侯得無
有故乎國家得無有故乎

這是故意看官莫被他瞞過

景公曰無有晏子曰然則

君何為非時而夜辱于臣家景公曰相國政務煩勞令寡人有酒醴

之味金石之聲不敢獨樂願與相國共享晏子對曰夫安國家定諸

侯臣請謀之若夫布薦席除簋盞者君左右自有其人臣不敢與聞

也蠢得有短景公命回車移于司馬穰苴之家

又思道一個賢臣前驅報如

前司馬穰苴冠纓披甲操戟拱立于大門之外前迎景公之車鞠躬
而問曰諸侯得無有兵乎大臣得無有叛者乎又是一個裝憨的景公曰無

有穰苴曰然則昏夜辱于臣家者何也景公曰寡人無他念將軍軍

務勞苦寡人有酒醴之味金石之樂思與將軍共之耳穰苴對曰夫

禦寇敵誅悖亂臣請謀之若夫布薦席陳簞簋君左右不乏奈何及

于介冑之士耶更蠢若是我便要行了景公意興索然左右問曰將回宮乎景

公曰可移于梁丘大夫之家前驅馳報亦如前景公車未及門梁丘

據左操琴右挈箏口中行歌而迎景公于巷口好似慶片此大老之所以簡愛殘片也

景公大悅於是解衣卸冠與梁丘據權呼于絲竹之間雜鳴而返明

目甚矣穰苴同八朝謝罪且諫景公不富夜休于人臣之家景公曰

寡人無二卿何以治吾國無梁丘據何以樂吾身寡人不敢妨二卿

之職二卿亦勿與寡人之事也也蠢得他好史臣有詩云

雙柱擎天將相功

小臣便辟豈相同

景公得土能專任

贏得芳名播海東

是時中原多故國不能謀昭公立六年薨世子去疾卽位是爲頃公

頃公初年韓起羊舌肸俱卒舒魏爲政荀躒范鞅用事以貪賄聞祁

氏家臣祁勝通于鄆臧跡家之室祁盈祁午執祁勝昧行賂于荀躒

躒譖于頃公反執祁盈羊舌食我羊舌黨于祁氏爲之殺祁勝頃公

怒殺祁盈食我盡滅祁羊舌二氏之族國人寃之其後昭公爲強

臣季孫意如所逐荀躒復取貨于意如不納昭公于是景公合諸

侯于鄆陵以謀國難天下俱高其義必須如此方可稱伯國景公之名顯于諸

侯此是後話却說國景王十九年景王夷昧在位四年病篤復申父

兄之命欲傳位于季札札辭曰吾不受位明矣請教是什昔先君有

命札不敢從富貴于我如秋風之過耳吾何愛焉繼不愛富貴獨不念父兄之命乎

逐逃歸死陵也在何空縣羣臣奉夷昧之子州于為王改名曰僚是

為王僚諸樊之子名光善于用兵工僚用之為將與**吳**戰于長岸地

殺**司馬**公子**劬**人懼築城于州來以禦**吳**時費無極以纜佞得

寵偏是纜佞**平**公廬已立嫡子朱為世子其庶子名東國欲謀奪

嫡納貨于無極無極先譖朝吳逐之奔**鄭**及**齊**平公薨世子采立無

極詐傳**王**之命使**蔡**人逐朱立東國為君平王問曰**蔡**人何以逐

朱無極對曰朱將叛**蔡**人不願是以逐之只濟一言掩大罪而取大功讓人之可畏如此

平王遂不問無極又心忌太子建欲離間其父子而未有計一日**秦**

平王曰太子年長矣何不為之婚娶深討詭謀欲求婚莫如**秦**國**秦**

強國也而睦于**秦**兩強為婚**秦**勢益張矣平王從之遂遣費無極往

聘**秦**國因為世子求婚**秦**哀公召羣臣謀其可否羣臣皆言昔**秦**晉

世為婚姻今**秦**好久絕**秦**勢方盛不可不許**秦**哀公遂遣大夫報聘

以長姝孟嬴許婚今俗家小說稱爲無祥公主者是也公主之號自

周代始有之春秋時焉有此號哉平王復命無極領金珠彩幣往

迎娶偏生羞着他是無極隨使者入呈呈上聘禮哀公大悅即召公

子蒲送孟嬴至裝裝資百輛從膠之妾數十餘人孟嬴拜辭其兄

伯而行無極於途中察知孟嬴有絕世之色偏生絕色似天亦有又見滕

女內有一人儀容頗端私訪其來歷乃是女女自幼隨父宦遂入

宮中爲孟嬴侍妾無極訪得備細因宿館驛密召女女謂曰我相你

有貴人之貌有心要抬舉你做個太子正妃汝能隱吾之計管你將

來富貴不盡似造化而非造化女低頭無言無極先一日行趨入宮中回

奏平王言女女已到約有三舍之遠平王問曰卿曾見否其貌若何

娶媳而問其無極知平王是酒色之徒正要誇獎女女之美動其邪

心恰好平王有此一問正中其計遂奏曰臣聞女子多矣未見有如

孟贏之美者不但國後宮無有其對便是相傳古來絕色如姐已

驪姬徒有其名恐亦不如孟贏之萬一矣以謂有三分一經平王謂諸獎奩是十分矣

女之美面皮這紅半向不語徐徐嘆曰寡人枉自稱王不遇此等

絕色誠為虛過一生耳雖是邪人之語然尚未計及于奪也無極請屏左右遂密奏曰

王慕女之美何不自取之平王曰既聘為子婦恐礙人倫楚平猶為此語

則無極之罪何逃無極奏曰無害也此女雖聘于太子尚未入東宮王迎入

宮中誰敢異言平王曰羣臣之口可鉗何以塞太子之口無極奏曰

臣觀從媵之中有女才貌不凡可充作女臣請先進女于王

宮復以女進于東宮囑以毋漏機關則兩相隱匿而自美俱全矣

平王大喜囑無極機密行事兩個邪人相助為虐無極謂公子蒲曰國婚禮

與他國異先八宮見舅姑然後成婚那不道見好便是成婚公子蒲曰惟命無

極遂命駟車將孟贏及妾媵俱送入王宮招孟贏而遣女令宮中

侍妾扮作國勝國女假作孟嬴令太子建迎歸東宮成親家理人滿

朝文武及太子皆不知無極之詐孟嬴問國女何在則云已賜太子

矣潛淵咏史詩云

衛宣作俑是新臺

蔡國奸淫長逆胎

堪恨楚平倫理盡

又招秦女入宮來

平王恐太子知國女之事禁太子入宮不許他母子相見朝夕與國

女在後宮宴樂不理國政外邊沸沸揚揚多有疑國女之事者無極

恐太子知覺或生禍變乃告平王曰國所以能久霸天下者以地近

中原故也昔靈王大城國以鎮中華正是爭霸之基今二國復到

國仍退守南方安能昌大其業何不令太子出鎮城父地近以通北

方王專事南方天下可坐而策也平王躊躇未答無極又附耳密言

曰國婚之事久則事洩若遠屏太子豈不兩得其利此謂原是主意前言不入遂狠

其間列國志 卷之十五 聖

平王恍然大悟遂命太子建出鎮城父以奮揚爲城父司馬

掌兵諭之曰事太子如事寡人也伍奢知無極之讒將欲進諫無極

知之復言于平王使伍奢往城父輔助太子太子行後平王遂立

女孟嬴爲夫人出蔡姬歸于郕太子到此方知蔡女爲其父所換然

無可奈何矣孟嬴雖蒙王寵愛然見王年老心甚不悅月種媼娥平

王自知非匹不敢問之踰年孟嬴生一子平王愛如珍寶遂名曰珍

後爲楚珍周歲之後平王遂問孟嬴曰卿自入宮多愁歎少歡笑何

也孟嬴曰妾承兄命適事君王妾自以爲圖相當青春兩敵及入

宮庭見王春秋鼎盛妾非敢怨王但自歎生不及時耳平王笑曰此

非今生之事乃宿世之姻契也卿嫁寡人雖老然爲后則不知早幾

年矣馬脚終孟嬴心感其言細細盤問宮人宮人平能隱瞞遂言其

故孟嬴淒然垂淚孟嬴却高平王覺其意曰計媚之詐立珍爲世子

孟嬴之意稍定費無極終以太子建爲慮恐異日嗣立爲王禍必及

已復乘間譖于平王曰聞世子與伍奢有謀叛之心陰使人通于

二國許爲之助王不可不備平王曰吾兒素柔順安有此事無極

曰彼以秦女之故久懷怨望編在短處發他不信今在城父繕甲厲兵有

日矣常言穆王行大事商人欲父專在周襄王二十六年其後安享國子孫繁盛

意欲效之王若不行臣請先辭逃死于他國免受誅戮平王本欲廢

建而立少子珍又被無極說得心動便不信也信子便欲傳令廢建

無極奏曰世子握兵在外若傳命廢之是激其反也大師伍奢是其

謀主王不如先召伍奢然後遣兵襲執世子則王之禍患可除矣平

王然其計卽使人召伍奢奢至若果有叛心如何肯來平王問曰建有叛心汝

知之否伍奢素剛直遂對曰王納子婦已過矣又聽細人之說而疑

骨肉之親於心何忍平王慙其言叱左右執伍奢而囚之無極奏曰

奢斥王納婦怨望明矣

即不斥王納婦也未必于休

太子知奢見囚能不動乎

之眾不可當也平王曰吾欲使人往殺太子何人可遣無極對曰

他人往太子必將抗鬪可密諭司馬奮揚往使襲殺之平王乃使人

密諭奮揚曰殺太子受上賞縱太子當死奮揚得令即使已心腹私

報太子

好個奮揚

教他速速逃命無遲頃刻太子建大驚時

女已生子名勝建遂與妻子連夜出奔

國奮揚知太子已去使城父人將自

已囚繫解到郢都來見平王言世子逃矣平王大怒曰言出于余口

好是個漢子

君王命臣曰事建如

入于爾耳誰告建耶奮揚曰臣寔告之

事寡人臣謹守斯言不敢貳心是以告之後思罪及於身悔已無及

矣平王曰爾既私縱太子又敢來見寡人不畏死乎奮揚對曰既不

能奉王之命後又畏死而不來是二罪也且世子未有叛形殺之無

名苟君王之子得生臣死爲幸矣平王側然似有愧色良久曰奮揚

雖違命然忠直可嘉也

楚平良心猶在則無極可嗣也

遂赦其罪復爲城父司馬史

臣有詩云

無辜世子已偷生

不敢逃刑就鼎烹

讒佞紛紛終受戮

千秋留得奮揚名

平王乃立**暴**女所生之子珍爲太子改費無極爲太師無極又奏曰

伍奢有二子曰尙曰員顛皆人傑也若使出奔**吳**國必爲**楚**患何不

使其父以免罪召之彼愛其父必應召而來則盡殺之可免後患

斬草除根固是善策然其如除不得何

平王大喜獄中取出伍奢令左右授以紙筆謂

曰汝教太子謀叛本當斬首示眾念汝祖父有功于先朝不忍加罪

汝可寫書召二子歸朝改封官職赦汝歸田伍奢心知**楚**王挾詐欲

召其父子同斬乃對曰臣長子尙慈温仁信聞臣召必來少子員少

好於文長習于武文能安邦武能定國蒙垢忍辱能成大事此前知

之上安肯來耶知子平王曰汝但如寡人之言作書往召召而不

來無與爾事若父念君父之命不敢抗違遂當殿寫畧云

書示尙員二子吾因進諫忤旨待罪縲紲感吾王念先人功績免

我一死已聽羣臣議功贖罪改封爾等官職爾兄弟可星夜前來

若違命延遷必至獲罪書到速速

伍奢寫畢呈上平王看過緘封停當仍復收獄平王遣郢將師為使

駕駟馬持封函印綬往棠邑來伍尙已回城父矣郢將師再至城父

見伍尙口稱賀喜尙曰父方被囚何賀之有郢將師曰王誤信人言

囚繫尊公今有羣臣保舉稱君家三世忠臣王內慙過聽外愧諸侯

之恥反拜尊公為相國封二子為侯尙賜鴻都侯員賜蓋侯說得太

難信然自是說尊公久繫初釋思見二子故復作手書遣某奉迎必

說人路被縱處須早早就駕以慰尊公之望伍尙曰父在囚繫中心如割得免為幸

何敢貪印綬哉將師曰此王命也君其勿辭伍尙大喜乃將父妻入室來報其弟伍員不知伍員肯同赴召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尙捐驪奔父難

伍子胥微服過昭關

無極特殺大難之端誘楚平納其子婦勸殺太子讒殺伍奢又欲并殺伍尙伍員以爲斬草除根之計總因不合于太子建恐後曰受誅故欲爲自免之計耳豈知後日却死于囊瓦之手連子胥報仇也還等不得可見惡人作惡天理不容斷不能以幸免任你算計多般總是無益也

伍家兄弟兩個一個只欲見父雖死不悔一個留身報仇斷不肯去雖是形迹迥別却都不失爲孝但報仇必有大智大勇方

纔做得來借以料事一節觀之尙之才智不及員多矣報仇非尙所能也有伍員在而尙可以死卽無尙子胥却斷不可不留也

子胥之逃可謂謹慎秘密之極却偏就遇着申包胥這還說是故交至于昭闕遇着東皐公則險極矣過闕後偏又遇着一左誠可見任你會藏會躲再沒個不露踪跡之事令人放心做壞事輒曰我會隱瞞人不得而知也豈不可笑

無極之欲殺子胥不爲不急其設計以阻其路不爲不嚴却偏有一東皐公設計救他又偏有一皇甫誦與他相像又却遇着一個古怪漁丈人至于子胥之鬚髮白于一夜更是奇極可見若非天意所絕之人任你人謀乖巧總是捉弄不倒祇以自貽

伊戚耳

楚建遭骨肉之難托身人國主人意厚而無失禮乃欲因而謀之昧理而喪良取死宜矣

話說伍員字子胥監利人生得身長一丈腰大十圍眉廣一尺目光如電有扛鼎拔山之勇經文緯武之才乃世子太師連尹奢之子棠君尚之弟尚與員俱隨其父奢于城父鄆將師宣○平王之命欲誘二子入朝先見了伍尚因請見員尚乃持父手書入內與員觀看曰父幸免死二子封侯使者在門弟可出見之員曰父得免死已爲至幸二子何功而復封侯此誘我也往必見殺凡事不在情理之尚口中便自然可疑

父見有手書豈相誑哉

是忠厚人語

員曰吾父忠于國家知我必欲報仇

故使并命于

○以絕後慮

看得透

尚曰吾弟乃臆度之語萬一父書果

是真情吾等不孝之罪何辭員曰兄且安坐弟當卜其吉凶員布卦已畢曰今日甲子日時加干巳支傷日下氣不相愛主君欺其臣父

欺其子去且就誅何封侯之有哉

已是筆定主意特借卜以爲之說耳

尙曰非貪侯爵

思見父耳員曰人畏吾兄弟在外必不敢殺吾父兄更說得是若誤往

是速父之死也尙曰父子之恩愛從中出若得一面而死亦所甘心

自是孝子語但未免稍愚耳

於是伍員乃仰天歎曰與父俱誅何益于事這是他大生意

元必欲往弟從此辭矣尙泣曰弟將何往員曰能報者吾卽從之

尙曰吾之智力遠不及弟我當歸汝適他國我以殉父爲孝汝以

復仇爲孝從此各行其志不復相見矣

可謂是兄弟是弟

伍員拜了伍尙四拜

以當永訣尙拭淚出見鄢將師言弟不願封侯不能強之將師只得

同伍尙登車既見平王王并囚之伍奢見伍尙單身歸嘆曰吾固

知員之不來也無極復奏曰伍員尙在宜急捕之遲且逃矣

算計未嘗不是

其如提

不來何平王准奏卽遣大夫武城黑領精卒二百人往襲伍員員探

知楚兵來捕已哭曰吾父兄果不免矣乃謂其妻賈氏曰吾欲逃奔

他國借兵報父兄之仇不能顧汝奈何賈氏睜目視員曰大丈夫

舍父兄之怨如割肺腑何暇為婦人計耶好個奇婦人子可速行勿是子胥之配

以妾為念遂入戶自縊伍員痛哭一場藁葬其屍即時收拾包裹身

穿素袍貫弓佩劍而去未及半日國兵已至圍其家搜伍員不得度

員必東走遂命御者疾驅追之約行三百里及于曠野無人之處員

乃張弓布矢射殺御者復注矢欲射武城黑黑懼下車欲走道等沒用人也

來幹伍員曰本欲殺汝姑留汝命歸報國王欲存國國宗祀必留我

父兄之命若其不然吾必滅國親斬國王之頭以洩吾恨武城黑抱

頭鼠竄歸報平王言伍員已先逃矣平王大怒即命費無極押伍奢

父子于市曹斬之殺得無名無臨刑伍尚唾罵無極讒言惑士殺害義可笑可恨

忠良伍奢止曰見危授命人臣之職忠佞自有公論何以詈為但員

見不至吾慮國國君臣自今以後不得安然朝食矣言罷引頸就戮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五 哭

百姓觀者無不流涕是時天昏日暗悲風慘冽史臣有詩云

慘慘悲風日失明

三朝忠裔忽遭坑

楚庭從此皆讒佞

引得吳兵入郢城

平王問伍奢臨刑有何怨言無極曰並無他語但言伍員不至國君臣不能安食矣平王曰員雖走必不遠宜更追之乃遣左司馬沈尹戌率二千人窮其所往伍員行及大江心生一計將所穿白袍掛于江邊柳樹之上取雙履棄于江邊足換芒鞋沿江直下沈尹戌追至江口得其袍履回奏伍員不知去向無極進曰臣有一計可絕伍員之路空自多計總是無益王問何計無極對曰一面出榜四處懸掛不拘何人有能捕獲伍員來者賜粟五萬石爵上大夫容留及縱放者全家處斬詔各路關津渡口凡來往行人嚴加盤詰又遣使遍告列國諸侯不得收藏伍員彼進退無路縱一時不能就擒其勢已孤安能成

其大事哉平王悉從其計畫影圖形訪拿伍員各闕隘十分緊急再

議伍員沿江東下一心欲投吳國奈路途遙遠一時難達忽然想起

太子建逃奔吳國何不從之遂望睢陽一路而進行至中途忽見一

簇車馬前來伍員疑是吳兵截路不敢出頭伏于林中察之乃故人

申包胥無字也與員有八拜之交因出使他國回轉在此經過伍

員趨出立于車左雖不畏包胥豈不慮從人耳目耶此出可以不必包胥慌忙下車相見問

子胥何故獨行至此伍員把平王枉殺父兄之事哭訴一遍包胥聞

之惻然動容問曰子今何往員曰吾聞父兄之仇不共戴天吾將奔

往他國借兵伐吳生嚼吳王之肉車裂無極之屍方洩此恨包胥勸

曰吳王雖無道君也子累世食其祿君臣之分定矣奈何以臣而仇

君子自是純臣之言員曰昔桀紂見誅于其臣惟無道也楚王納子婦棄嫡

嗣信讒佞戮忠良吾請兵入郢乃爲吳國掃蕩污穢說向大義處去便不落亂臣一

况又有骨肉之仇乎若不能滅○誓不立于天地之間包胥曰吾

欲教子報○則爲不忠教子不報又陷子于不孝子勉之行矣朋友

之誼吾必不瀾洩于人然子能覆○吾必能存○子能危○吾必能

安○伍員遂辭包胥而行不一日到了○宋國尋見了太子建抱頭而

哭各訴平王之過惡員曰太子曾見○君否建曰○國方有亂君臣

相攻吾尙未通謁也却說○君各佐乃○平公慶姜之子平公聽寺

人伊戾之讒殺太子座而立佐○禁王十三年平公薨佐嗣立是爲

元公元公爲人貌醜而性柔多私無信○是爲○惡世卿華氏之強與

公子寅公子御戎向勝向行等謀欲除去之○但當論其忠與不忠向

勝洩其謀于向寧○向寧與華向華定華亥相善謀先期作亂華亥

乃僞爲有病羣臣皆來問疾華亥執公子寅與御戎殺之因向勝向

行于倉廩之中元公聞之亟駕車親至華氏之舍鬪釋二向華亥非

執元公索要世子與親臣爲質方從其請元公曰國鄙交質自古有

之寡人以世子質于卿家卿之子亦應質于寡人華氏商議將華亥

之子無感華定之子啟向寧之子向羅質于公所元公亦召世子樂

與母弟辰公子地質于華亥之家胡說之甚華亥始釋向勝向行從元公

還朝元公與夫人心念世子樂每日必至華氏視世子食畢方歸華

亥嫌其不便欲送世子歸宮若如此豈非極好事元公甚喜向寧不肯曰所以

質太子者惟不信也若質去禍必至矣元公聞華亥中悔大怒召大

司馬華費遂將帥甲攻華氏費遂對曰世子在彼君不念耶元公曰

死生有命寡人不能忍其恥辱費遂曰君意既決老臣安敢庇其私

族以違君命哉卽日整頓兵甲元公遂將所質華無感華啟向羅盡

皆斬首卽也將攻華氏華登費遂素善于華亥奔往告之華亥忙集

家甲迎戰兵敗向寧欲殺世子華亥曰得罪于君又殺君子人將議

我乃盡歸其質還并與其黨出奔國華費遂有三子長華繼次華

多僚華登其第三子也多僚與繼素不睦因華氏之亂譖于元公言

華繼實與亥定同謀今日國召之將為內應元公信之使寺人宜僚

告于費遂費遂曰此必多僚譖言也君既疑繼則請逐之華繼之家

臣張句微聞其事訊于宜僚宜僚不肯言張句拔劍在手曰汝若不

言吾即殺汝宜僚懼盡吐其實張句報于華繼請殺多僚華繼曰登

出奔已傷司馬之心矣得弟復相殘何以自立這還見吾今將避之

華繼往辭其父張句從行恰好費遂自朝中出多僚為之御車張句

一見怒氣勃發拔佩劍砍殺多僚太內劫華費遂同出盧門宋城東

也屯于南里使人至陳招回華亥向岸等一同謀叛這倒便元公

拜樂大心為大將率兵圍南里華登如國借兵國平王使遺越帥師

來救華氏伍員聞師將到曰宋不可居矣乃與太子建及其母子

西奔鄭國有詩爲證

千里投人未息肩

盧門金鼓又喧天

孤臣孽子多顛沛

又向滎陽快著鞭

兵來救華氏晉頃公亦率諸侯救宋諸侯不欲與宋戰勸宋解南里之圍縱華亥向寧等出奔宋國兩下罷兵此是後話是時宋上卿公孫僑新卒宋定公不勝痛悼素知伍員乃三代忠臣之後英雄無比况且是時宋方睦與宋爲仇聞太子建之來甚喜使行人致館厚其廩餼宋可見宋建與伍員每見宋伯必哭訴其冤情宋定公曰宋國微兵寡不足用也子欲報仇何不謀之于宋正是宋世子建留伍員于宋親往宋國見宋頃公頃公叩其備細送居館驛召六卿共議代宋之事那六卿

魏舒終

趙鞅

趙武孫

韓不信

韓須孫

士鞅卽范氏士白子

荀寅卽中行氏荀吳子

荀躒卽晉氏荀寅子

時六卿用事各不相下君弱臣強便環定公不能自專就中惟魏舒

韓不信有賢聲餘四卿皆貪權怙勢之輩國家用此等人便是倒運而荀寅好賂

尤甚鄭子產卽公孫僑當國執禮相抗晉卿畏之及游吉代為執政荀寅

私遣人求貨于吉吉不從繇是寅有惡鄭之心至是密奏頃公曰鄭

陰陽晉之間其心不定非一日矣今晉世子在鄭必信之世子

能為內應我起兵滅鄭以求略不遂卽思滅人之國天理良心喪盡矣不知何以能在卿位卽以封

太子然後徐國滅鄭有何不可頃公從其計卽命荀寅以其謀私告

世子建建欣然諾之更是沒良心人建辭了晉頃公回至鄭國與伍員商議

其事員諫曰晉將杞子楊孫謀襲鄭國事既不成竄身無所夫人

以忠信待我奈何謀之此僥倖之計必不可卽使必于可成建曰吾天理良心何在

已許晉君臣矣員曰不為晉應未有罪也若謀鄭則信義俱失何以

為人臨危十必行之禍立至矣建貪于得國在那遂不聽伍員之諫

以家財私募驍勇復交結鄭伯左右冀其助已左右受其賄賂轉相

要結鄭定知亦危因鄭國私遣人至建處約會日期其謀漸洩遂有人密

地投首鄭定公與游吉計議召太子建遊于後圃從者皆不得入三

杯酒罷鄭伯曰寡人好意容留太子不曾怠慢太子奈何見圖責得

建曰從無此意定公使左右面質其事太子建不能諱鄭伯大怒喝

令力士擒建于席上斬之殺并殺左右受賂不出首者二十餘人殺

織伍員在館驛忽然肉跳不止曰太子危矣君亦木少頃建從人逃

回驛中言太子被殺之事伍員即時攜建子勝出了鄭城思量無路

可奔只得往鄭國逃難鬻翁有詩單咏太子建自取殺身之禍詩云

親父如仇隔釜甑
鄭君假館反謀侵

人情難料皆如此
冷盡英雄好義心

再說伍員同公子勝懼鄂國來追一路晝伏夜行千辛萬苦不必細

述行過陳國知陳非駐足之處復東行數日將近昭關地在江

關在小峴山之西兩山並峙中間一口爲廬今廬州濠今鳳陽往來之衢

出了此關便是大江通吳的水路了形勢險隘原設有官把守近因

盤詰伍員特遣右司馬馮翊帶領大軍駐札於此伍員行至歷陽山

離昭關約六十里之程偃息深林徘徊不進忽有一老父攜杖而來

進入林中見伍員奇其貌乃前揖之員亦答禮老父曰君莫非伍氏

子乎驚得人員大駭曰何爲問及于此老父曰吾乃扁鵲之弟子東皐

公也自少以醫術遊于列國今年老隱居于此數日前遷將軍有小

恙邀某往視又只是一句見關上懸有伍子胥形貌與君正相似是以

問之君不必諱寒舍只在山後請那步營過有話可以商量伍員知

其非常人乃同公子勝隨東皐公而行約數里有一茅庄東皐公揖

伍員而入進了草堂伍員再拜東臯慌忙答禮曰此倘非君公停足

之處復引至堂後西偏進小小色門過一竹園園後有土屋三間

其門如竇低頭而入內設床几左右開小窻透光側設透像一東

臯公推伍員上坐員指公子勝曰有小主在吾當侍側迺次頭沛不是賢

者東臯公問何人詢曰此即冠太子建之子名勝某實子胥也以公

長者長者厚不敢隱情果有父兄切骨之仇誓欲酬報幸公勿洩東

臯公乃坐勝于上白已與伍員東西相對謂員曰老夫但有濟人之

術豈有殺人之心哉此處雖住一年半載亦無人知覺但昭關設守

甚嚴公子如何可過日舍以連公故必思一萬全之策方可無虞員

下跪曰先生何計能脫我難日後必當重報東臯公曰此處荒僻無

人公子且寬留容某尋思一策送爾君臣過關員稱謝東臯公每日

以酒食款待一住七日并不言過關之事伍員乃謂東臯公曰某有

東臯公曰某有

大仇在心以刻爲歲遷延于此宛如死人先生高義寧不哀乎東臯
公曰老夫思之已熟欲待一人未至耳伍員狐疑不決是夜寢不能
寐欲要辭了東臯公前行恐不能過關反惹其禍欲待再住又恐擔
閣時日所待者又不知何人展轉尋思反側不安身心如在芒刺之
中臥而復起繞室而走不覺東方發白只見東臯公叩門而入見了
伍員大驚曰足下鬚鬢何以忽然改色得無愁思所致耶員不信取
鏡照之已蒼然頰白矣世傳伍子胥過昭關一夜愁白了頭非浪言
也員乃投鏡于地痛哭曰一事無成雙鬢已斑大乎天乎東臯公曰
足下勿得悲傷此乃足下佳兆也員拭淚問曰何謂佳兆東臯公曰
公狀貌雄偉見者易識可某狀貌雄偉今鬚鬢斑白一時難辨可以
混過俗眼凡吾友老夫已請到吾計成矣員曰先生計安在東臯公
曰吾友覆姓皇甫名訥從此西南七十里龍洞山居住此人身長九

尺眉廣八寸彷彿與足下相似係自此人教他假扮作足下足下却真是造化

扮為僕者倘吾友被執紛論之間足下便可搶過昭關矣伍員曰先

生之計雖善但累及貴友于心不安必有此情方是君子東臯公曰這個不妨

自有解救之策在後老夫已與吾友備細言之此君亦慷慨之士直

任無辭居觀其所與不必過慮言畢遂使人請臯甫訥至土室中與伍員

相見員視之果有三分相像心中不勝之喜東臯公又將湯藥與伍

員洗臉變其顏色不知亦具扁鵲方否除此外捫至黃昏使伍員解

其素服與臯甫訥穿之另將紫身褐衣與員穿著扮作僕者芋勝亦

更衣如村家小兒之狀伍員同公子勝拜了東臯公四拜異口備有

出頭之日定當重報東臯公曰老夫哀君受冤故欲相脫豈望報也

個說要報一個說不望報皆君子之言也今人話知也是這樣只是後來便都不相干可謂半截君子矣員與勝跟隨

臯甫訥連夜往昭關而行黎明已到正直關却說將遠越堅守

關門號令凡北人東渡者務要盤詰明白方許過關關前畫有伍子
胥面貌查對真個水洩不通烏飛不過皇帝訥剛到關門關卒見其
狀貌與圖形相似身穿素袍且有驚悸之狀裝得即時盤住入報還
越越飛馳出關遙望之曰是矣正魁喝令左右一齊下手將訥擁入
關上訥許爲不知其故但乞放生那些守關將士及關前後百姓初
聞捉得子胥盡皆踴躍觀看伍員乘關門大開帶領公子勝雜于眾
人之中一來擾攘之際二來扮不同三來子胥面色既改鬚鬢俱
白老少不同急切無人認得四來都道子胥已獲便不去盤詰四
中指北一道遂捱捱擠擠混出關門正是鯉魚脫却金鈎去擺尾搖
故爲得方頭再不來有詩爲証

千羣虎豹據雄關

一介亡臣已下山

從此勾吳添勝氣

都都兵革不能開

再說國將 遠越欲將 皇甫訥擲縛拷打責令供狀解去郢都訥辨曰
吾乃龍洞山下隱士皇甫訥也欲從故人 東臯公出關東遊并無觸
犯何故見擒遠越聞其聲音想道子胥如電閃聲若洪鐘此人形
貌雖然相近其聲低小豈途路風霜所致耶正疑或問忽報東臯公
來見遠越命押在一邊延東臯公入各亭賓主而坐東臯公曰老漢
欲出關東遊聞將軍捉得亡臣 伍子胥前來稱賀遠越曰小卒拿得
一人貌類子胥而未肯招承 東臯公曰將軍與子胥父子共立 周朝
豈不能辨別真偽耶遠越曰子胥目如雷閃聲如洪鐘此人目小而
聲雌吾疑憔悴已久失其故態耳東臯公曰老漢與子胥亦有一面
相認頗熟何止一而先生謔也請借此人與吾辨之便知虛實遠越命取原因至前
訥望見東臯公遽呼曰公相期出關何不早至累我受辱東臯公笑
謂遠越曰將軍誤矣此吾鄉友 皇甫訥也約吾同遊期定關前相會

不意他先行一程將軍不信老夫有過關文牒在此焉可誣爲亡臣

耶言畢卽於袖中取出文牒

做得周到大是能人亦是細人

呈與遠越觀看越大慚

親釋其縛命酒壓驚曰此乃小卒識認不真萬勿見怪東皇公曰此

將軍爲朝廷執法老夫何怪之有遠越又取金帛相助爲東遊之資

只算打了

一個秋風二人稱謝下關遠越雖令將士堅守如故

賊去關門矣

再說伍

員過了昭關心中暗喜放步而行走不上數里遇着一人伍員認得

他姓左名誠見爲昭關擊柝小卒他原是城父人曾跟隨伍家父子

射獵所以識認頗真

若在關上時遇着他可不利害

見伍員大驚曰朝廷索公子甚

急公子如何過關員曰主公知我有一顆夜明之珠問我取索

是哄去卒

語此珠已落人手將往取之適纔稟過遠將軍蒙他釋放來的左誠

不信曰王王有令縱放公子者全家處斬某請同公子暫回關上問

明了主將方纔可行

此人意

伍員曰若見主將我說美珠已交付與

你恐汝難于分割不如做人情放我他日好相見也左誠知員英勇

不敢相抗遂縱之東行回到闕上隱過其事不題

倘竟報人不可不利害可見子胥

此險寔是天幸

伍員疾行尋于鄂渚

今武昌縣

遙望大江茫茫浩浩波濤萬頃無

舟可渡伍員前阻大水後慮追兵心中十分危急忽有漁翁乘船從

下流泝

音素逆流而土也

水而上員喜曰天不絕我命也

真是天幸

乃卽呼曰漁

父渡我漁父速速渡我那漁翁方欲攬船見岸上又有人行動乃放

聲歌曰

日月昭昭乎沒已馳

與子期乎蘆之漪

漁此類不等常

伍員聞歌會意卽望下流沿江趨走至于蘆洲

在武昌縣西三十里

以蘆荻自

隱少頃漁翁將船攬岸不見了伍員復放聲歌曰

日已夕兮

予心憂悲

月已馳兮

何不渡爲

三歌俱妙

伍員同芋勝從蘆叢中鑽出漁翁急招之二人踐石登舟漁翁將船

一蒿點開輕採蘭漿飄飄而去不勾一個時辰達于對岸漁翁曰夜

來夢將星墜于吾舟老漢知必有異人問渡所以蕩漿出來不期遇

子觀子容貌的非常人可實告我勿相隱也

等渡過來方問便是有心人蒂先問則患動疑

也伍員遂告姓名漁翁嗟呀不已曰子面有飢色吾往取食啖子子

姑少待漁翁將舟繫于楊柳下入村取食久而不至員謂勝曰人心

難測安知不聚徒擒我

也不得不慮

乃復隱于蘆花深處少頃漁翁取麥

飯鮑魚羹盞漿來至樹下不見伍員乃高喚曰蘆中人蘆中人吾非

以子求利者也伍員乃出蘆中而應漁翁曰知子飢因特爲取食奈

何相避耶伍員曰性命屬天今屬于丈人矣憂患所積中心皇皇豈

敢相避漁翁進食員與勝飽餐一頓臨去解佩劍以授漁翁曰此先

王所賜吾祖父佩之三世矣中有七星價值百金以此答丈人之惠

漁翁笑曰吾聞國王有令得伍員者賜粟五萬石爵上大夫吾不圖

上卿之賞而利汝百金之劍乎

好色不是不知道

且君子無劍不遊子所必

需吾無所用也員曰丈人既不受劍願乞姓名以圖後報漁翁怒曰

吾以子含冤負屈故渡汝過江子以後報啖我非丈夫也

有大烈氣是子誓一

流人員曰丈人雖不望報某心何以自安固請言之漁翁曰今日相逢

子逃難吾縱楚賊安用姓名爲哉况我舟楫活計波浪生涯雖有

名姓何期而會萬一天遣相逢我但呼子爲蘆中人子呼我漁丈人

足爲誌記耳

網員乃欣然拜謝方行數步復轉身謂漁翁曰倘後

有追兵來至勿洩吾機只因轉身一言有分喪了漁翁性命要知後

事且看下回分解